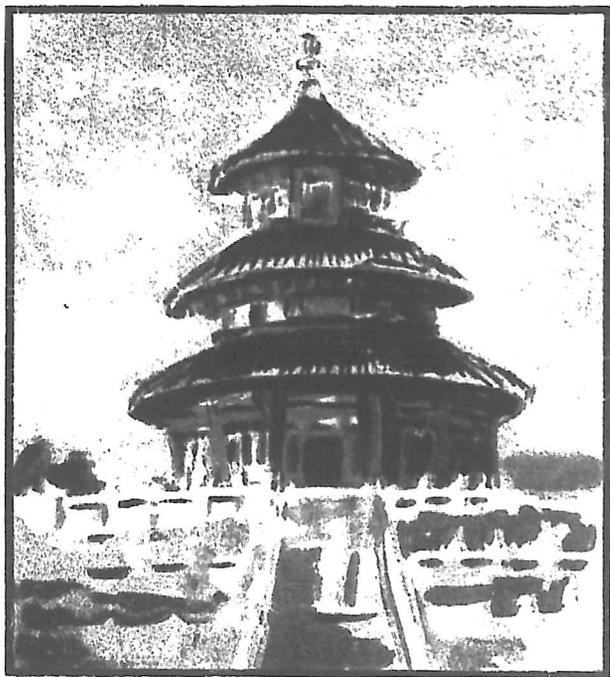


輯 特 文 散

城 京 北

作 等 舍 老 · 人 作 周



版 司 公 書 圖 明 開

輯 特 文 散

北 京 城

周 作 人 · 老 舍 · 郁 達 夫 等



開 明 圖 書 公 司 版

目次

	目次
北京城	老舍(一)
難認識的北京	老舍(五)
北京話裡的比喻	畢樹棠(九)
北京的歌謠	李素(一六)
北京的四季	郁達夫(二五)
北京的春天	周作人(三三)
北京的氣候	朝英(三七)
北京的風水	何容(四四)
我不小觀京劇	宋春舫(四七)
廣和樓的捧角家	綠英(五一)
北京的卷頭小吃	徐霞村(五八)
北京的豆汁兒之類	臧軒(六四)

116553

北 京 城

老



說若讓我一寫一本小说，以北京作背景，我不至於害怕，因為我可以檢着我所知道的事實，開我所不知道的。讓我單擺浮擱的講一套北京，我沒辦法。北京的地方那麼大，事情那麼多，我知道的真覺太少了，雖然我生在那裏，一直到念七歲纔離開。以名勝說，我沒到過陶然亭，這多可笑！以此類推，我所知道的那點只是『我的北京』而我的北京大概等於牛的一毛。

北 京 城

可是，我真愛北京。這個愛幾乎要說而說不出的。我愛我的母親。怎樣愛？我說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討她老人家喜歡的時候，我獨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時候，我欲落淚。言語是不够表現我的心情的，只有獨自微笑或落淚纔足以把內心揭露在外面一些來。我之愛北京也近乎這個。誇獎這個古城的某一點是容易的，可是這就把北京看得太小了。我所愛的北京不是枝枝節節的一些什麼，而是整個兒與我的心靈相黏合的一段歷史，一大塊地方，多少風景名勝，從雨後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夢裏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積湊到一塊兒，每一小的事件中有個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個北京，這只有說不出而已。

北 京 城

真願成爲詩人，把一切好聽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裏，像杜鵑似的啼出北京的俊偉。啊！我不是詩人！我將永遠道不出我的愛，一種像由音樂與圖畫所引起的愛。這不但是辜負了北京，也對不住我自己，因爲我的最初的知識與印象都來自北京，我是在我的血裏，我的性格與脾氣裏，許多地方是這古城所賜給的。我不能愛上海與天津，因爲我心中有個北京。可是我說不出來！

倫敦，巴黎，羅馬，與堪司坦丁堡，曾被稱爲歐洲的四大「歷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倫敦的情形；巴黎與羅馬只是到過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沒有去過。爲倫敦，巴黎，羅馬來說，巴黎更近似北京——雖然「近似」兩字要拉得很遠——不過，假使讓我「家住巴黎」，我一定會和沒有家一樣感到寂寞。巴黎據我看，還太熱鬧。自然，那裏也有空曠靜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賸；不像北京那樣既複雜而又有個邊際，使我能摸着——那長着紅酸棗的老城牆——面朝着積水灘，背後是城牆，坐在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藻葉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樂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適，無所求也無可怕，像小兒安睡在搖籃裏。是的，北京也有熱鬧的地方，但是馳和太極拳相似，動中有靜。巴黎有許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與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京，是溫和的香片茶就夠了。

論說巴黎的佈置已比倫敦羅馬勻調的多了，可是比上北京還差點事兒。北京在人爲之中顯出自然，幾乎是什麼地方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胡同裏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雜買實街住宅區不遠。這種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經驗中——天下第一了。北京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牠處處有空氣，可以使人的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圍都有空閒的地方，使牠們成爲美景。每一個城樓，每一個牌樓，都可以從老遠就看見。況且在街上還可以看見北山與西山呢！

好學的，愛古物的，人們自然喜歡北京，因爲這裏許多古物多。我不好學，也沒錢買古物。對於物質上，我却喜愛北京的花多菜多菓子多。花草是費錢的玩藝，可是此地的『草花兒』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化不多的錢而種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了什麼，可是到底可愛呀。牆上的牽牛，牆根的靠山竹與草茉莉，是多麼省錢省事而也足以招來蝴蝶呵！至於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王瓜，菠菜等等，大多數是直接由城外擔來而送到家門口的。雨後，韭菜葉上還往往帶着雨時濺起的泥點。青菜攤子上的紅紅綠綠幾乎有詩似的美麗。菓子有不少是由西山與北山來的，西山的沙菓，海棠，北山的黑棗，柿子，進了城還帶着一層白霜兒呀！哼，西洋來的橘子包着紙，遇到北京的帶霜兒的玉李，還不愧死！

是的，北京是個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產生的花，菜，水果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從牠裏面說，牠沒有像倫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廠；從外面說，牠緊連着園林，菜圃，與農村，採菊東籬下，在這裏，確是可以悠然見南山的；大概把「南」字變個「西」或「北」，也沒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像我這樣的一個貧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北京能享受一點清福了。

難認識的北京

老 向

我喜歡北京，我在北京住了三十年了，但是我不能說已經認識北京。

北京好像一顆千年的老樹，百多萬市民比作一個個的蝨木蟲兒；樹即使被鑽透了，成了空殼；但是每個小蟲兒所嘗到的祇是機會所賦予他的某一枝幹上的某一小點兒。至於根桿的形態，脈絡的關聯，以及栽植的歲月，營養的來源，那就不是一個小蟲兒所能了解的了。所以，我住在北京雖然不能說不久，而對於北京的認識，也還不過是一些不很可靠的一知半解。

北京有海一般的偉大，似乎沒有空間與時間的劃分。他能古今並容，新舊兼收，極衝突，極矛盾的現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點不調和也沒有。例如說交通工具吧。在同一個城門洞裏，可以出入着極時興的汽車，電車，極輕便的腳踏車；但是落伍的四輪馬車，載重的粗笨騾車，或推或挽的人力車，也同時出入着。最奇怪的是，在這新舊車輛之中，還夾雜着紅綠轎，騾子，甚至於裹着三五輛臭氣洋溢的糞車。於是車夫們大聲喊着借光！靠裏！滾兒來！喇叭聲，腳鈴聲，爭路相罵聲，和警察的短棒左指右揮，在同一時同一地存在着。妙

在罵只管罵，屢只管屢，終於是風平浪靜的各奔前程，誰也不會忌恨誰，誰也不想消滅誰。提到車輛，立刻想起洋車夫來。在社會表面上活動的，洋車夫應當首屈一指。大半的旅客，一到北京，首先接觸的也是洋車夫。他們的品類之繁，難以數計；他們的生活之苦，也難以形容。但是無論他怎樣的汗流浹背，無論他怎樣的筋疲力竭，他絕對不會以失和的態度向你強索一個銅板；你若情願多給他一兩枚，他會由丹田裏發出聲音來，向你致誠摯的謝忱。最教人難以索解的是，有時他向你報告淪為車夫的慘史，或是聲明八口待哺，車費無着的常兒，還是用一種坐在茶館品茶的可適與幽默的口調！難得他們怎麼鍛鍊的！

在北京說吃，是再藝術不過了。富貴之家，且擱過不談。普通的人家，只要在北京有上半年，的歷史，再走到任何地方，也要覺得不舒服。油鹽店，豬肉舖，米煤行總是在一塊兒，分布得那麼均勻，彷彿是經官府統制着開設的，無論住在哪一個角落裏，製買「開門七件事」，都不會使人感到有什麼不便。一飯千金的主兒，自然是陸地神仙，從心所欲；就是一個苦力用了十枚或二十枚，也能將就着生活，兩枚的作料，油鹽醬醋都有了，還可以饒上一顆香菜。然而同是一個玉米麵窩窩，像茶碗那麼大的，只要兩個銅板；像酒杯那麼小的要賣一角銀洋，物以人貴，那就難以概論了。至於各地的特殊烹飪，各季的應節物品，再加街上

的零吃小賣，使人眼花繚亂，不易分明。單就食物的各種幌子，各種喚頭，足夠一個人終身講究的了。

北京的街道，那麼正直；院落，那麼寬綽；家家有樹有花，天天見得着太陽，世界上還有那個都市比得上？歐式的樓房，不見得怎樣耀眼；舊式的門面，也不見得怎樣簡陋。光滑的地板，通明的玻璃，住起來也不見得比着紙糊窗和磚漫地好。他似乎什麼也能融化，什麼也能調和，所以，在皇宮巍然矗立的旁邊，可以存在着，比鄉下還不如的小胡同。一牆之隔，可以分別城鄉，表示今古，而配合起來却又十分自然。

論到人物也是如此。赤着大腿的姑娘，和纏着小脚的女人並排的立着走着，各行其是，誰也不妨礙誰。聖人一般的學者，和目不識丁的村氓可以在一塊兒喝茶，而各不以爲恥。如同電燈和菜油燈同在一個房間一樣，各自放着各自的光。

有工作不能無娛樂。北京的娛樂場，能够供人自由選擇。拉車的坐在車前板上，唱兩句京調，他就可以得到滿足。逛一逛什刹海，走一走天壇，也用不着化錢。主人在屋裏成千成萬的輸贏，下人們在窗外偷兒的擲一擲骰子，也都不失爲各得其所的娛樂。娛樂之道，千頭萬緒，誰也不必勉強誰。所奇怪的是，到末了誰也能够得到他所要求的娛樂，終於是，誰也

不願離開北京。

拋開這些瑣些問題，且談一談形而上的問題吧。假如有人想出家，不必遠赴名山，城裏有的是古剎，有的是高僧。假如有人要求學，那就更方便了，各級學校，各種的學者和名流，總可以有他合適的師友。假如有人想着研究古董，無論古玩舖店一家挨着一家，足夠消磨時日；而隨處的一磚一石，一草一木，都可能的蘊藏着豐富的歷史，耐人尋味。假如有人在城市裏住膩煩了，一出城門便是鄉村，便有田園。要登臨有西山。要玩水有玉泉。這些事情，你如果都沒有興致，你還可以多聽幾回人的笑聲，妙的語言，多涵養一點人的情趣。因爲人類真摯的笑語，我所知道的以北京爲最濃厚。

凡是在北京住過的，多半都通稱北京「好」。至於「怎麼樣好」，或是「哪一點好」，那就言人人殊了。稱贊北京實在不易，北京太偉大了。

北京話裏的比喻

畢樹棠

雖然在北京住了十幾年，關於風土人情知道的却很有有限，知道一星半點，也是半生不熟的，道不出個所以然。從書本上，讀得的很多，又大半是歷史的，過去的，如北京歷史風土叢書，都門記略，北京竹枝詞，以及各家的雜筆錄紀事詩之類，和現在的情景都有些不同了。現在北京報紙的副張上，這類的記載還不少，而多半是舊事重述，是改頭換面的抄襲，常有錯誤。日常耳目接觸，比較親切些的，還是北京話，有很多人情世味和本地風光可以從話裏聽取得到，嚼摸得出。

可是北京話，我也不大會說，只是愛聽，尤其是小學生和小姑娘的話，清脆伶俐，和音樂似的受聽極了。紅樓夢，品花寶鑑，和兒女英雄傳裏有很漂亮的北京話，可以說是上等的，沒到過北京的人讀了，也可以懂，可以領會，至如永慶昇平和說書詞之類，可以說是下等的，最地道的而不易領會。官話和止話若有分別，或者就在此。近來老舍的小說最善用土話，語調大半是北京的，有的很够味兒。我近來搜集點北京話裏的「比喻」，這是語言上修辭的一格，是幫助達意表情的一種技巧，得其自然而用之，最妙。比喻當然是假借的，話裏

的比喻又多半是音的假借，不儘土音，便不得其解。現在我把每一種喻詞都加上幾句連貫的話，以助釋其意，其中有的是現成的，有的是我湊合上的。這湊合的恐怕有不大對的，不準合分寸。至如搜集的當然是不完全的，不過十分之二三，只可算點玩意兒，聊供消遣而已。這裏頭還有俗字，一時不易寫定，例如「甬」，「我們」等音都很特別的，是否有一定的寫法，不得而知；也許沒有甚麼關係罷。

X

X

X

他哥纔願意了，他倆兄弟又不願意，他爹他娘他叔都不願意，掃帚頂門，淨又兒了。我見他拿着書本兒，看書呢。他是衝着告示點頭，混充認字兒的。王老二也打整的和個先生似的，這是鼻子眼兒裏揀大蔥，混充象。他這一去，好有一比，比做羊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了。過去今兒個，再說明兒，長虫喫蝦蟆，一股路一股路的說咱。現今男女專講平等平權，自由結婚，不聽家庭教訓，凍豆腐有點真難拌。你瞧我穿的，可不是我的衣裳，老媽抱孩子，人家的。我給你盛碗飯罷？萬歲爺掉在井裏，不敢撈你的大爺。你別看他生氣，那是戲台上吹鬍子，假的。你該我的，你給我，我該你的，我還你，咱們別弄些個差事兒，總是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你今年不娶地麼？我拿甚麼要地呀，老太太的鞋，前窄。你就別提他

了，那是老太太的脚指頭，倭囊一輩子。怎麼着？你還對我說這個？老太太上電車，慢哄！他可不是從前了，出門兒，多咱也是帶着馬弁，老媽子坐飛艇，抖起來啦。這小子不是玩意兒，上墳不代燒紙，惹祖宗生氣。你知他是幹甚麼的！別這麼撒着屁股看天，有眼無珠。幹麼繞那麼些個灣兒？你這不是脫褲子放屁，自找費事。滿不是那麼回事，唱戲不拜老郎神，裝甚麼不相甚麼。他說的那個，不對，尿甃子打酒，錯了甃了。這麼不好，那麼不成，鏢碗帶眼鏡，淨找噱哪。他上那裏去，裝着說和，其實，一來爲咕喫傍喝，二來是爲給人家挑事兒，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着好心。人家商量事兒，他去瞎攪合，真是洗臉盆裏扎沒兒，不知深淺。給李先生拿分子，誰愛算誰算，六指兒畫拳，有一得一。他不是沒話說，他是太老實，沙銚子裏下扁食，有嘴兒倒不出來。他把一大摞碗都摔了，這一下子，菸袋打狗，幹了桿兒啦。你就拿着刀去，也不成，他是抱着元寶跳井，捨命不捨財。念了幾年書，連個畫影的雲字也不認得，這不是瞎子看西洋景，白花錢麼？他們倆做伴兒，年歲不少了，這却是擊下拐棍兒作揖，老交情了。若說死了就生，那是大坑裏發水，沒有的溜兒。他上甚麼地處，也待不多會兒，是那幾個脾氣，兔子尾巴，長不了。誰去說，也不行，他去了，一說就成行，真是張飛的鬍子，滿臉。若說那個人，心眼却不錯，就是說話辦事不沾氣，張飛賣刺

甥，人強貨扎手。你別看他不要說話，甚麼事兒也辦了，甚麼理兒也懂得，啞吧喫扁食，什裏有數。看着那個人兒，外面兒長的不怎麼的，甚麼也能。哼，你別看他那個貌像，豬八戒吃腩子，內秀。你不是見過王市長麼，是個甚麼相兒？夜裏戴涼帽，小矮胖子。打官司就得花錢，誰也知道，那是小禿腦瓜上的虱子，明擺着的。一屋子人都沒法了，就這麼張飛紅針，大眼瞪小眼兒了。你這一說，我知道了，五更天下雪，明了白了。說着正經的，又說起歪的來了，竈王爺打跟頭，離了板了。你買了這個罷，不貴。我拿甚麼買？晴天晌午上南走，沒個前影兒。磕頭服禮，就完了咱，還要吹打的，幹甚麼呀！我看着那是六指撓癢癢，多一道子。叫你早些來，你這咱纔來，正月十五貼門神，晚了半月了。他自己來的，沒伴兒，武大郎燒紙，單弔。他叫人家宰了，沒的怨，那是老虎掉在山溝裏，傷損的人多了。他又想着去，又想着不去，老拿不定主意，懷裏抱着個西瓜，滾上滾下的。淨些個熱合人，他還虛虛讓讓的，扯着牛尾巴上房，沒有這一牽。你若再蘑菇，我就二姑娘帶頂針，做活。他不願意，就拉倒，你儘自勸他幹甚麼呀？趙北口的淺子，挖魚。他待你好，那是劉備擄孩子，邀買人心。你去找他，真是半夜裏叫城門，自找碰釘子。這可幹了！病不吃藥，我看你可怎麼好。幹甚麼都得有個數兒，他這一當子事兒，還用說麼？黃煎餅的說睡話，擲多

了。我也沒聽見他倆說的甚麼，反正養濟院的鴿子，窮咕咕。我怎麼不生氣？他是成心和我過不去，賣鷄子兒換蛋，倒蛋。你猜怎麼着，後來我三打聽，護國寺賣駱駝，無有那個市。爲這個事兒，我坐了蠟啦，沒有辦成不要緊，還鬧兒個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昨兒個，他家哥兒們鬧了個八開，我去瞧了半天，狗咬刺猬，無處下嘴。那個事還騎忍着，沒辦呢。你納摩納摩，該怎麼辦？光靠我，剃頭挑一頭熱，也不成呀！從此你是你，我是我，咱們蕎麥皮打漿糊，倆不粘。他帶點酒，說話不着卯靠，不用理他。飯來了，咱們莊家老兒抽水烟，連吃帶喝。咱倆說話，不留隔兒，這個事兒，我很作斃子，真是大姑娘做月子，費力不討好。我打算着，這個媒有九成九得說成了，那知道當間兒裏有壞人給拆散了，王麻子的書，白說一回。他娶了媳婦兒，看如今却是貼心貼意的，但不知往下怎麼樣，騎着驢看唱本，走着臆罷。這個書馱子，整天家不做別的，就是看鼓兒詞掉淚，替古人扭憂。人家都會彎彎曲曲，咱們是胡同裏趕驢，直打直。纔有了幾個錢，他就鬧這些架子，看起來是土地爺吃窩窩頭，擔不得大供奉。這篇文章雖是大學堂的先生做的，却是王胖子的褲帶，希鬆平常。這個事兒，咱別多嘴，叫他們說咱們是一根筷子吃藕，挑眼兒。人家待他不好，那是他脚上的泡，自己走的，還埋怨誰呢？人那能都是伶俐的，沒有笨的呢，但也得不大離格兒。

這個簡直是擰麵杖吹火，一竅不通。你當我還和他長久麼？不過是沙鍋揭蒜，一罐子的買賣。我還能叫你學聲麼？總是汗打病人身上出，不能把送殯的埋在坟墓。你是甚麼時候學的這個唱兒，真不含糊呵，光着屁股坐板櫟，有板有眼的。我就看不過他這個架子，真是鼻塌壺掉在醋缸裏，酸的聞不得。我和他一起頭頂好，後來弄撐了，那個人是塔頭上種白蒜，難澆。我在他手下，簡直成了小爐匠的櫃子，動手就是鏗兒。你這樣鬧着門起國號，就是不行，必得和我到大街上去說說。這一回是我不走字兒，駱駝打前失，倒煤。他說的好，甚麼事兒也辦不了，狗彘灑子，淨丈着嘴。有這麼一說，若那麼着，那另是一說，反正摸不清，誰辦也是老公撒尿，無有拿手。女學生走路，不是跑，就是跳，敲不倒坐大車，無有穩當勁兒。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他是十二三做媳婦，胡而巴都的認甚麼也不懂。你把他糟蹋的太苦啦，真是王胖子跳井，下不去的事情。他那是木匠扛架，自作自受，誰叫他偷人家的呢。王老五現在忽然回了頭，不但捨不得花錢，還苦把苦熬的過日子，真是船板做棺材，飄流了半輩子，到老纔盛人。出澡塘子進茶館，裏外調。新媳婦放屁，零幾錢。不論大小買賣，要價還價，都得個夥計。有做缸的，有做油的，甚麼事兒也辦了。有個賣東西的，是倆人搭的夥計。正賣着呢，來了個買的，問，這東西要多少錢？那賣的說，一吊錢，

那買的給他八百。那賣的說，不賣。那買的就走。他那夥計就叫回那買的來，說，你別走，我給你們團成團成，算九百錢罷。賣的說，不賣。他那夥計就說，賣給他罷，不是外人。做缸做油的，把個買賣就說成了。

北京的歌謠

李 素

北 京 城

凡到過北京的人，誰忘得了那堅厚的城門，特別寬闊的長街，高聳的牌樓，金碧輝煌的宮殿？誰又忘得了那濶大，莊嚴，宏遠，舒泰，雍容大雅的氣象呢？太液池邊的荷影，昆明湖上的月色，傑閣重台，無處不表現着東方特有的美，顯示這老大的古國的舊文明。雖然也有洋樓，有汽車，有無線電話，但北京就是北京，似乎永遠不會因任何事物而改變。曲曲彎彎的小胡同，爐灰似的厚土，牲口拉的大車，皆是「古已有之」而今依然存在的。

不過，儘管空中有飛機旋舞，地上有駱車爬行，我們決不會覺得有什麼不調和處，也不會感到時間上有了十幾世紀的距離。因為北京是明清兩代四五百年來國都所在地；一國的京城當然是各地人士所麇集，商賈輻輳，文物鼎盛的地方。北京本身就已經够老大了，何況又是老大的中國的舊京城！數百年前造成的一切風俗，習尚，民性等皆已根深蒂固，因襲的勢力非常大，像一個洪爐，足以鎔冶中外古今的雜質，形成各種難以改變的特性。這些特性表現在歌謠裏就成爲北京歌謠的特色，茲述其概略。

北京既是五方雜處，人物混雜的所在，故歌謠裏也就夾進了各個地方的色彩及語言；或是

部分的融滙，或是字句的改換，不必管是誰改誰的，總之有着相互的影響：

一位姑娘三寸長，茄子棚裏乘風涼，蒼蠅耗子拉了去，哭壞了親夫，笑壞了娘。（雪如女士：北京歌謠續集頁十六。以下簡稱續集）

一個小娘三寸長，茄科樹底下乘風涼。撥拉長脚螞蟻扛子去，笑殺了親夫哭殺了娘。

（顧頡剛：吳歌甲集頁二十）

這兩首很相彷彿的歌謠，雖不能斷定是南方人帶到北京而流傳下來的，但多少總有點關係。我們再看底下的一首：

小紅孩，推紅土，一推，推到青江浦，下了船，拜丈母。丈母爹，丈母娘，都見了，就是沒見她。截着竹籬看見她，銀盤大臉好頭髮，回家告訴媽，典房，賣地，娶了

她。（北京歌謠集十二）

青江浦離北京太遠，也不是一般民眾所熟知的地名，雖因趁韻關係，也難於聯想及之，所以這首歌大抵是經過南方人的改竄，或竟是由南方傳來的。

北京久為政治中心，一般民眾耳濡目染，對政治時事的感覺都比較敏銳，比他處人較有認識；歌謠中往往有提到時事的（他處的歌謠中也有），洪亮的浙江歌謠第一集裏就有好幾

首，但總不如北京多），這實在是北京歌謠的一個特點。韻剛師在北京歌謠續集序裏說：「我們以前收集歌謠，總覺得內容偏於家庭，愛情，滑稽，兒歌等方面，說到政治的極少。像我搜錄吳歌，也差不多，但沒有一首是提起時事的。因此……我很懷疑在歷史中究竟有沒有『童謠』這件事。……現在看了這兩本集子，知道歌謠中提起時事是可以有的，但意義甚為淺薄。」他又說：「北京是舊日的國都，這地方的人民和政治的關係比較密切，感觸稍多，所以常用時事編入歌謠，不似他處對政治沒有認識。這集中，如曹吳段張的打仗，如執政府的接活佛，都已編入歌裏。又如北海的溜冰，電車的開駛，都是近幾年的事，而歌中亦已屢見，可見北京的人民常在創造歌謠，不似他處尚僅唱着幾支老歌。」他舉了好些個例，其中有兩個是：

鐘樓高，鼓樓矮，假充萬歲袁世凱。銅子改老錢，鐵桿打老袁，要過太平日，還得二三年。（第一四七首）

袁世凱，瞎胡鬧，一街的和尙沒有廟，不使銅子使鈔票。駐：和尙，即初剪髮者。

（第八首）

還有一首較複雜和新鮮的：

炮隊馬隊洋槍隊，曹琨要打段祺瑞。段祺瑞充好人，一心要打張作霖。張作霖真有子兒，一心要打吳小鬼兒；吳小鬼兒真有錢，坐着飛機就往南，往南扔炸彈，傷兵五百萬。(續集頁二)

的確，北京人常在創造歌謠，不過所創造的多屬時事歌謠；他處所創造者則往往以情歌爲多，尤其是梅縣一帶的客家人更常常的在創作新的情歌。

說起情歌，北京歌謠中很缺乏這種材料。抒情的已經不多，寫情的如「有女懷春」的情調則更少，茲錄兩首：

哎喲！我的媽呀！我今年全十八啦。人家都用轎子娶啦，我還怎麼不拿馬車拉呀。

(朱雨尊：民間歌謠全集頁八一)

小閨女，土棗樹，隔牆看見她女婿。「你看罷！」「我不去；再遲三年來娶你。」
再遲三年你不來娶，背起包袱尋你去。」(陳增善，願惠民：中國民歌千首頁五二)

尙有一種「看見她」的歌，是寫未婚夫到岳家去看見未婚妻時的情景的，「小紅孩」便是一個例。此外則惟有婚姻歌謠。至於男女間酬唱的情歌，差不多可以說沒有。意大利韋大利的北京的歌謠所錄全爲兒歌。北京歌謠集和續集共收四百首，沒有一首是戀情歌謠。中國民歌

千首及民間歌謠全集（內收歌謠一千二百六十餘首）所錄的北京歌謠不少，但也找不到一首戀歌。我又會請歌謠研究的權威之一的常維鈞先生（十年前歌謠週刊的編輯），他說在他所蒐集的二千餘首北京歌謠裏也的確沒有戀歌；若要找情歌，只在唱本小調裏有。所以就假定北京歌謠裏沒有戀歌。像這樣的歌：

樹葉綠，樹葉青，青樹枝上落黃鶯，黃鶯喳喳叫，燕子滿林中。（續集頁五六）

似乎應該是情歌了，却只是寫景而已。

爲甚麼北京沒有情歌，大概因爲北京是禮義之邦，文明上國的京都，天子所居，朝廷所在，自然是嚴綱紀，重禮教，而旗人禮教觀念較漢人尤重。傳統下來，遂使小民性靈盡失，只知機械地走着人生的老病死的各階段，不復知有戀愛自由和浪漫的生活。雖然在婚姻上感到極端痛苦，但是都認爲是命裏註定，不知也不敢另找出路，更絕對沒有客家人「唔怕死來唔怕生，唔怕血水流腳脛」，和蘇州人「拼得到官雙膝饒頭跪子從實說，咬釘嚼鐵我偷郎」的反抗精神。少女和少婦永遠是禁錮在庭院深深的深閨裏，不與外人接觸。從前北京女子不能上戲院聽戲，上館子吃飯，到現在女子還必入「雅坐」。即在天橋聽說書或大鼓書時也是男女分坐的。男女間可說沒有交際，還有，北方女子，脚裏得太小了，斷絕了一切向外

的活動，故不能有戀歌。南方人裹足，限於資產階級，農民婦女皆天足，並無例外，整天在山野間活動，所以戀歌特多。觀「山歌」一名，就知道此類歌謠的產生是如何的背景了，何況從前北京連妓女也沒有，只有「相公」，看品花寶鑑可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又哪兒來機會產生情歌呢

反之，敘事歌謠（即賦體）却佔最多數。以寫實的手法，簡潔的辭語，敘述各方面的生活。家庭生活及家人間的種種關係是最普通的題材。

北京兒歌裏雖也有幻想和滑稽的部分，但總以反映實際生活及人事者佔多數；以後母，孤兒，婚姻，節令，習俗等為題材的居多。即想像的部分也與南方的兒歌有別，這大概是受環境的限制，即想像也是平板老實，不如南方的活潑跳動：

風娘娘，送風來，騎着毛驢，且東來，拿着口袋，酒風來。（同上，頁八六）

「風娘娘」原是最富想像的題材，該能引起多麼縹緲妙麗的詩情畫意！送風來時又該有多麼騾動，輕倩，翻翻的美的動作！可是，在北京孩子的想像裏，風娘娘也只是騎着一個笨毛驢「的得，的得」地走着，「拿着口袋，酒風來」。幸而還想出了一個「酒」字，才給全首歌增添了許多生氣。及之，蘇州孩子在無意義的歌詞裏，例如吳歌甲集第六首：

小人小山歌；大人大山歌。蚌殼裏搖船出太湖！燕子脚泥丟過海；鯪鯪跳過洞庭山！其想像也能越山超海，若天馬之行空。這是因為水秀山明的環境影響了性質；南北各殊，不可強同的。

說到生活方面，北京一般貧民都在非常的艱苦中掙扎着，尤以洋車夫爲最苦。各大都市的車價大低以北京的爲最低，他們終日奔走，勞苦所得，不足一家溫飽。其他各種勞力也不值錢。北京是造成順民的好地方。

月亮爺爺亮堂堂，騎着大馬去燒香。大馬拴在梧桐樹，小馬拴在廟門土。廟門對廟門，裏頭出來一個小媳婦，坐止板棧上，叨着煙袋歪着嘴，嘎逆嘎逆嗑瓜子。（北京歌謠集頁十七）

小棉襖兒，緊靠身兒，穩坐家中不出門兒，吃飽了，檢泡痰兒，逢五排十，趕個集兒，閒了來，沒有事兒，去到廟台兒講古蹟兒，就便是官老爺，不如我們莊稼人兒，（續集頁四四）

這兩首歌充分地表現了北京人的特性。「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惟其是懶，更多夢裏樓台，更奢望不勞而獲；這原是我國民族的劣根性，不過在北京人中更爲明顯吧了。

作一夢真可笑，扛着鐵鍬跟鎬頭。一出城，往南跑，跑到荒郊野外，又把土來刨，一刨，刨出元寶窖，珊瑚子二丈高；還有珍珠和瑪瑙。要置房，怕火燒。要置地，怕旱潦。要買人，怕逃跑。要放賬，沒有人保。思想南柯夢，拿着黃竹桿煙袋當金條。

（民間歌謠全集頁七六）

綜合來說，從北京的實際生活及北京歌謠裏所得的一致的印象是：北京是一座莊嚴，偉大，神祕，古怪，暮氣沉沉的舊城池，一切都像自盤古以來就如此的，毫無活潑，進取，更新的氣象，更沒有一點冒險與浪漫精神。其實周圍的景物原最富詩意和浪漫色彩，但這只有外方人知道和欣賞，在「北京」人却很少這種感受力，因為他們根本缺少了浪漫的情緒；恰與纏綿的客音歌謠所表現的多情的客人，及柔麗悠揚的吳歌所表現的風流瀟灑的蘇州人成了個反比例。然而北京歌謠也自有其不可埋沒的優美之點：老實，真摯，親切，深刻，音調爽脆，有質樸的美。

火車一拉鼻兒，粥廠就開門兒，小孩兒給一點兒，老頭兒給粥皮兒，擦胭脂抹粉兒的給一盆兒。

你也打粥，我也打粥，沒有孩子，抱個枕頭。（續集頁一九——三〇）

小白菜兒呀，地裏黃呀！三歲兩歲，沒有娘呀！好好跟爹爹過呀！就怕爹爹續後娘呀！續了後娘三年正呀！生個弟弟，比我強呀！弟弟吃肉，我喝湯呀！拿起飯碗淚汪汪呀！親娘想我一陣風呀！我想親娘在夢中呀！河裏開花河裏落呀！我想親娘誰知道呀！想親娘呀！想親娘呀！白天聽見蝸蝸叫呀！夜裏聽見山水流呀！有心要跟山水走呀！又怕山水不回頭呀！（民間歌謠全集頁三二）

像這一類的歌謠，可以說是歌謠中的杜詩了。許如詩女士在她翻譯中國兒童歌謠的導言裏說，「南方的歌謠固然『漂亮』，但北方的却往往有真的美」。這是很公允而確實的批評。

北京的四季

郁達夫

中國的大都會，我前半生住過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數；可是當一個人靜下來回想起從前，上海的開熱，南京的遼瀾，廣州的烏烟瘴氣，漢口武昌的雜亂無章，甚至於青島的清幽，福州的秀麗，以及杭州的沈著，總歸都還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裏的時候，當然還是北京——的典麗堂皇，幽閑清妙。

先說人的分子罷，在當時的北京——民國十二年前後——上自軍財閥政客名優起，中經學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於負販拉車舖小攤的人，都可以談談，都有一藝之長，而無僧人之貌，就是由薦頭店薦來的老媽子，除上坑者是當然以外，也總是衣冠楚楚，看起來不覺得會令人討厭。

其次說到北京物質的供給哩，又是山珍海錯，洋廣雜貨，以及蘿蔔白菜等本地產品，無一不備，無一不好的地方。所以在北京住上兩三年的人，每一遇到要走的時候，總只感到北京的空氣太沈悶，灰沙太暗澹，生活太無變化；一鞭出走，出前門便覺胸舒，過蘆溝方知天驕，彷彿一出都門，就上了新生活開始的坦途似的；但是一年半載，在北京以外的各地——

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鄉以外——去一住，誰也會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隱隱地對北京害起劇烈的懷鄉病來。這一種經驗，原是住過北京的人，箇箇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覺得格外的濃，格外的切。最大的原因或許是爲了我那長子之骨，現在也還埋在郊外廣誼園的坎山，而幾位極要好的知己，又是在那裏斃命的一羣。

北京的人事品物，原是無一不可愛的，就是大家覺得最要不得的北京的天候，和地理聯合上一起，在我也覺得是中國各大都會中所尋不出幾處來的好地。爲敘述的便利起見，想分成四季來約略地說說。

北京自入舊曆的十月之後，就是灰沙滿地，寒風刺骨的節季了，所以北京的冬天，是一般人所最怕過的日子。但是要想認識一箇地方的特異之處，我以爲頂好是當這特異處表現得最圓滿的時候去領略；故而夏天去熱帶，寒天去北極，是我一向所持的哲理。北京的冬天，冷雖則比南方要冷得多，但是北方生活的偉大幽閑，也只有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澈底。

先說房屋的防寒裝置罷，北方的住房，並不同南方的摩登都市一樣，用的是鋼骨水泥，冷熱氣管：一般的北方人家，總只是矮矮的一所四合房，四面是很厚的泥牆！上面花廳內都有一張暖炕，一所迴廊；廊子上是一帶明窗，窗眼裹糊着薄紙，薄紙內又裝上風門，另外就沒

有甚麼了。在這樣簡陋的房屋之內，你只教把爐子一生，電燈一點，繡門簾一掛上，在屋裏住着，却一輩子是暖烘烘像是春三四月裏的樣子。尤其會得使你感覺到屋內的溫軟堪戀的，是屋外窗外面烏烏在叫嘯的西北風。天色老是灰沈沈的，路上面也老是灰的團障，而從風塵次土中下車，一踏進屋裏，就覺得一團春氣，包圍在你的左右四周，使你馬上就忘記了屋外的一切寒冬的苦楚。若是喜歡吃吃酒，燒燒羊肉鍋的人，那冬天的北方生活，就更加不能够割捨；酒已經是禦寒的妙藥了，再加上以大蒜與羊肉醬油合煮的香味，簡直可以使一室之內，漲滿了白濛濛的水蒸溫氣。玻璃窗內，前半夜，會流下一條條的清汗，後半夜就變成了花色奇異的冰紋。

到了下雪的時候哩，景象當然又要一變。早晨從厚綿被裏張開眼來，一室的清光，會使你的眼睛眩暈。在陽光照耀之下，雪也一粒一粒的放起光來了，蟄伏得很久的小鳥，在這時候會飛出來覓食振翎，談天說地，吱吱的叫箇不休，數日來的灰闇天空，愁雲一掃，忽然變得澄清見底，翳障全無；於是年輕的北方住民，就可以營屋外的生活了，溜冰，做雪人，趕冰車雪車，就在這一種日子裏最有勁兒。

我曾於這一種大雪時晴的傍晚，和幾位朋友，跨上鞍轡，出西直門上駱駝莊去過過一夜。

北 京 城

北京郊外的一片大雪地，無數枯樹林，以及西山隱隱現的不少白峯頭，和時時吹來的慘陣雪樣的西北風，所給與人的印象，實在是深刻，偉大，神祕到了不可以言語來形容。直到了十餘年後的現在，我—想起當時的情景，還會得打一箇寒顫而吐一口清氣，如同在釣魚台邊旁立着的一瞬間一樣。

北國的冬宵，更是一箇特別適合於看書，寫信，追思過去，與作閑談說廢話的絕妙時間。記得當時我們弟兄三人，都住在北京，每到了冬天的晚上，總不遠千里地走攏來聚在一道，會談少年時候在故鄉所遇見的事事物物。小孩們上床去了，用人們也都去睡覺了，我們弟兄三個，還會得再加一次煤再加一次煤地長談下去。有幾宵因為屋外面風緊天寒之故，到了半夜的一二點鐘的時候，便不約而同地會說出索性坐坐到天亮的話來。像這一種可寶貴的記憶，像這一種最深沈的情調，本來也就是一生中不能夠多享受幾次的曇花佳境，可是若不是在北京的冬天的夜裏，那趣味也一定不會得像如此的悠長。

總而言之，北京的冬季，是想賞識賞識北方異味者之唯一的機會，這一季裏的好處，這一季裏的瑣事雜憶，若要詳細地寫起來，總也有一部帝京景物略那麼大的書好做；我只記下了一點點自身的經歷，就覺得過長了，下面只能再來略寫一點春和夏以及秋季的感懷夢境，聊

作我的對這偉大的都城的戀歌。

春與秋，本來是在什麼地方都屬可愛的時節，但在北京，却與別地方有點兒兩樣。北國的春，來得較遲，所以時間也比較得短。西北風停後，積雪漸漸地消了，趕牲口的車夫身上，看不見那件光板老羊皮的大襖的時候，你就得預備着遊春的服飾與金錢；因為春來也無信，春去也無蹤，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內，春光就會得同飛馬似的溜過。屋內的爐子，剛拆去不久，說不定你就馬上得去叫蓋涼棚的繞行。

而北方春天的最值得記憶的痕跡，是城廂內外的那一層新綠，同洪水似的新綠。北京城，本來就是一箇只見樹木不見屋頂的綠色的都會，一踏出九城的門戶，四面的黃土坡上，更是雜樹叢生的森林地了；在日光裏顫抖着的嫩綠的波浪，油光光，亮晶晶，若是神經系統不十分健全的人，驟然間身入到這一箇淡綠色的海洋濤浪裏去一看，包管你要張不開眼，立不住腳，而昏厥過去。

北京市內外的新綠，瓊島春陰，西山挹翠諸景裏的新綠，真是一幅何等奇偉的外光派的妙畫！

從地勢緯度上講來，北方的夏天，當然要比南方的夏天來得涼爽。在北京城裏過夏，實在

北 京 城

是並沒有上北戴河或西山去避暑的必要。一天到晚，最熱的時候，只有中午到午後三四點鐘的幾箇鐘頭，晚上太陽一下山，總沒有一處不是涼陰陰要穿單衫纔能過去的；半夜以後，更是非蓋薄棉被不可了。而北京的天然冰的便宜耐久，又是夏天住過北京的人所忘不了的一件恩惠。

我在北京，曾經過過三箇夏天；像什刹海，菱角溝，二閘等夏天遊耍的地方，當然是都到過的；但是在三伏的當中，不問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教有一張藤榻，搬到院子裏的葡萄架下或藤花陰處去躺着，吃吃冰茶雪藕，聽聽盲人的鼓詞與樹上的蟬鳴，也可以一點兒也感不到炎熱與薰蒸。而夏天最熱的時候，在北京頂多不過九十四五度，這一種大熱的天氣，全夏頂多頂多又不過十日的樣子。

在北京，春夏秋的三季，是連成一片；一年之中，彷彿只有一段寒冬的時期，和一段比較得溫暖的時期相對立。由春到夏，是短短的一瞬間，自夏到秋，也只覺得是過了一次午睡，就有點兒涼冷起來了。因此，北方的秋季也特別的覺得長，而秋天的回味，也更覺得比別處來得濃厚。前兩年，因去北戴河回來，我曾在北京過過二箇秋，在那時候，已經寫過一篇，「故都的秋」，對這北京的秋季頌贊過一道了，所以在這裏不想再來重複；可是北京近郊的秋

色，實在也正像一冊百讀不厭的奇書，使你愈翻愈會感到興趣。

秋高氣爽，風日晴和的早晨，你且騎着一匹驢子，上西山八大處或玉泉山碧雲寺去走走；山上的紅柿，遠處的煙樹人家，郊野裏的蘆葦黍稷，以及在驢背上馱着生菓進城來賣的農戶佃家，包管你看一個月也不會看厭。

春秋兩季，本來是到處都好的，但是北方的秋空，看起來似乎更高一點，北方的空氣，吸起來似乎更乾燥健全一點。

而那一種草木搖落，金風蕭殺之感，在北方似乎也覺得要嚴肅，淒涼，沈靜得多。你若不信，你且去西山脚下，農民的家裏或古寺的殿前，自陰曆八月至十月下旬，去住馳三個月看看。古人的「悲哉秋之爲氣！」以及「胡茄互動，牧馬悲鳴，」的那一種哀感，在南方是不大感覺得到的，但在北京，尤其是在郊外，你真會得感至極而涕零，所以我說，北京的秋，纔是真正的秋；南方的秋天，只不過叫作小春天氣而已。

統觀北京的四季，每季每節，都有牠的特別的好處；冬天是室內飲食奄息的時期，秋天是郊外走馬調鷹的日子，春天好看新綠，夏天飽受清涼。至於各節各季，正當移換中的一段時期，又是別有一種情趣，是一種兩不相連，而又兩都相合的中間風味，如雍和宮的打鬼，

淨業庵的放燈，豐台的看芍藥，萬牲園的尋梅花之類。

五六百年來文化所聚萃的北京，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京，我在遙憶，我也在深祝，祝她平安的進展。

北京的春天

周作人

北京的春天似乎已經開始了，雖然我還不大覺得。立春已過了十天，現在是七九六十三的起頭了，布衲攤在兩肩，窮人該有欣欣向榮之意。光緒甲辰即一九零四年小除那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會作一詩云：

「一年倏就除，風物何凄緊。百歲良悠悠，白日催人盡。既不爲大椿，便應如朝菌。一死息羣生，何處問靈蠢。」是第二天除夕我又做了這樣一首云：

「東風三月煙花好，涼意千山雲樹幽，冬最無情今歸去，明朝又得及春游。」這詩是一樣的不成東西，不過可以表示我總是很愛春天的。春天有什麼好呢，要講他的力量及其道德的意義，最好去查盲詩人愛羅先珂的抒情詩的演說，那篇世界語原稿是由我筆錄，譯本也是我寫的，所以約略都還記得，但是這裏謄錄自然也更可不必了。春天的是官能的美，是要去直接領略的，關門歌頌一無是處，所以這裏抽象的話暫且割愛。

且說我自己的關於春的經驗，都是與遊有相關的。古人雖說以鳥鳴春，但我覺得還是在別方面更感到春的印象，即是水與花木。迂濶尚說一句，或者這正是活物的根本的緣故罷。小

時候，在春天總有些出遊的機會，掃墓與香市是主要的兩件事，而通行只有水路，所在又多。是山上野外，那麼這水與花木自然就不會缺少的。香市是公衆的行事，禹廟南鎮香懺峯爲其代表，掃墓是私家的，會稽的烏石頭調馬場等地方至今在我的記憶中還是一種代表的春景。庚子年三月十六日的記云：

「晨坐船出東郭門，挽纜行十里，至繞門山，今稱東湖，爲陶心雲先生所創修，堤計長二百丈，皆植千葉桃垂柳及女貞子各樹，遊人頗多。又三十里至富盛埠，乘兜轎過市行三里許，越嶺，約千餘級。山上映山紅牛郎花甚多，又有蕉藤數株，著花蔚藍色，狀如豆花，結實即刀豆也，可入藥。路旁皆竹林，竹萌之出土者粗於碗口而長僅二三寸，頗爲可觀。忽聞有聲如鷄鳴，聞闐然，山谷皆響，問之轎夫，云係雉鷄叫也。又可里許過一溪，濶數丈，水沒及許，舁者亂流而渡，水中圓石顆顆，大如鶩卵，整潔可喜。行三四里至墓所，松柏夾道，頗稱闊壯。方祭時，小雨簌簌，落衣袂間，幸即晴霽。下山午餐，下午開船。將進城門，忽天色如墨，雷電並作，大雨傾注，至家不息。」

⑤ 留事重提，本來沒有多大意思，這裏只是舉個例子，說明我春遊的觀念而已，我們本是水鄉的居民，平常對於水不覺得怎麼新奇，要去隨流賞玩一番，可是生平與水太相習了，自有

北京的天

一種情分，彷彿覺得生活的美與悅樂之背景裏都有水在，由水而生的草木次之，禽蟲又次之。

話休煩絮。到底北京的春天怎麼樣了呢。老實說，我住在北京已將二十年，不可謂不久矣，對於春遊却並無什麼經驗。妙峯山雖熱鬧，尙無暇瞻仰，清明郊遊只有野哭可聽耳。北京缺少水氣，使風光減了成色，而氣候變化稍劇，春天似不曾獨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頭，亦不妨稱爲冬的尾，總之風和日暖讓我們著了單袷可以隨意徜徉的時候真是極少，剛覺得不冷就要熱起來了。不過這春的季节自然還是有的。第一，冬之後明明是春，且不說節氣上的立春也已過了。第二，生物的發生當然是春的證據，牛山和尙詩云，春叫貓兒貓叫春，是也。人在春天却只是懶散，雅人稱曰春困，這似乎是別一種表示。所以北京到底還是有他的春天，不過太慌張一點了，又欠腴潤一點，叫人有時來不及管他的味兒，有時嘗了覺得稍枯燥了，雖然名字還叫作春天，但是實在就把他當作冬的尾，要不然便是夏的頭，反正這兩者在表面上雖差得遠，實際上對於不大承認他是春天原是一樣的。

我倒還是愛北京的冬天。春天總是故鄉的有意思，雖然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現在怎麼樣我不知道。至於冬天，就是三四十年前的故鄉的冬天我也不喜歡；那些手脚生凍瘡，半夜裏

醒過來像是懸空狂着似的上下四旁都是冷氣的感覺，很不好受，在北京的紙糊過的屋子裏就不會有的。在屋裏不苦寒，冬天便有一種好處，可以讓人家作事，手不僵凍，不必炙視呵筆，於我們寫文章的人大有利益。北京雖幾乎沒有春天，我並無什麼不滿意，蓋吾以冬讀代春遊之樂久矣。

北京的氣候

朝 英

北 京 的 氣 候

到過北京的人，都知道：「無風三尺土，微雨滿街泥」這兩句話說得最剴切不過。原因是北京是一個大陸性的地方，全年的雨量常較東南沿海為少，且分佈又極不均勻，夏季特多而他季甚少；例如近幾年作者在北京會親眼看見冬春五六個月內，僅下了十幾次小雨，有幾個月竟整月沒有下過一點，這在南方真是很少看見的；何況這裏都是砂土，土質又鬆，在一陣風馳電掣的車輪過去之後，常扇起了一片很厚的灰土；偏巧這裏的車子又多，一天到晚總是川流不息的跑着，在這種場合之下，你怎能叫這「三尺之土」安然停下。然這還在無風的時候，要是大風一起，那才倒霉，一陣陣的灰砂，常會沒頭沒臉地蓋下，你如果正在路上行走，沒有帶上眼鏡或蒙住嘴鼻的話，算不定會使你眯住了眼或抹了一鼻子灰，所以到北京旅行的人，常以此為苦。記得世界低音歌王夏理亞平到北京表演的時候，便爲了吃不住這個苦而趕緊跑了，臨行時記者還問他對北京有什麼感想，他說：「北京一切都好，獨有黃砂有點喫不消。」這真合着北京一句土話，叫做「吃不住兜着走」了。

實際上這還不算怎麼樣的奇特，最利害的是每當春夏之交——三四五月，會憑空的天昏

地黃飛砂走石起來。而且連天上的太陽月亮，也會弄得黯淡無光，古人有『黃沙漫漫，天日爲昏』的描寫，我想也不過是如此的了。這種風砂，北京人不知道是叫他什麼，但在氣象學上却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做沙陣，是颶風的一種。

上面已經說過，這裏的雨都下在六七八九這幾個月裏，尤其是八月這一個月，竟佔了全年的三分之一；而且有時候下的大了，一天就可以下到這三分之一的一半，試想，在這種畸形的大雨之下，這些『微雨』已經『滿街泥』的胡同泥道，豈不是糟之又糟；何況這裏河道又少，一下子怎麼可以宣洩出去。北京近郊和永定河等之所以有積水不退或氾濫的現象發生，多少是這個有關係的。

『黃梅時節家家雨』，在長江流域的人差不多都嚐到這種梅雨時節的滋味，在這種雨裏，出門帶傘不得，不帶傘又不得，因為帶了傘呢，覺得累贅；不帶傘呢，這種不休不止的濛濛毛雨；有時也許會下大了一點。再加起在梅雨期裏——約自六月中旬起至七月上旬止，天老是那麼陰沉沉地一天到晚，溫度又大，溫度又低，一陣冷風過來時，會使你索索的發抖；晾了衣服，一天也不得乾；新買來的無線電乾電池，要是保藏得不好，兩三天就要使其發霉，然在北京可沒有這些，因為南方正在霖雨連綿的時候，這裏至多不過下幾陣雷雨，雷雨過

了，天又轉晴，你說這種天氣够多麼痛快！

雷雨在這裏發生得很遲，最早在三月杪或可聽到一二聲雷響，然大多數都在四月開始，例如今年五月一日，才聽到霹靂一响；但到十月，便已壽命告終，不像江浙閩粵各地，一年四季，都可以聽到雷聲隆隆，看到電光閃閃。在這六七個月中，六月裏又像是最多雷雨，然統計下來，一年也不過十餘次或廿餘次罷了。最有趣的是下了雷雨之後（要是

不大），路上馬上就乾，不像「細雨紛紛割不斷」的時候那樣討厭。而且在赤日當空溽暑悶熱的時候，若來了一陣雨，便覺得胸襟清涼，精神爲之一爽，比在東安市場吃冰激淋，西單牌樓喝酸梅湯實在好得多了。若下在夜裏呢，則在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後，便看見雲歛晴空，碧天如洗，間或留有殘雲，亦都是如棉絮一樣的白色大塊。迎着對面朝陽，更加晶瑩雪白；華麗輝煌，偶或雲破天開，愈加襯托着一縷青天的美麗，所謂「雨過天青雲破處」，正是這樣景色的特寫。即平日被塵砂迷糊住了的遠山近郭，這時也可盡收眼底。再者北京城裏與近郊的樹木花草極多，經過這一陣雨水沖洗之後，更覺得鮮妍萬端，倍極蔥蘢，「花含宿雨柳含烟」，真是有說不出的一種好看。又此時一般起得早的，都提着鳥籠到天橋，先農壇，永定門，北海與近郊一帶聊聊去，玩倦了，便坐在水樹柳陰之下，泡上一壺茶，慢慢的自斟自酌。有朋友的時候

候，還可以對奕一局棋，看看書，說說笑，有愛人的更好。跑到中央公園的水榭，來今雨軒後面的池邊，北海的玉蝀橋上，都可以縱目騁懷，沉醉於大自然的懷抱之中，所謂「陂塘春水綠於油，樹樹垂楊隱畫樓」，非身歷其境者，不知其妙；亦惟北京，始有此妙，俗語有「失於此者得於彼」，北京其亦因多於風砂而美於雷雨之時乎！然有時正在路上行走，附近又沒可躲的地方，忽然「黑雲鑿々西南來，狂飈挾勢驚奔雷；夕陽倉卒收不及，劃在半壁青天開」的時候，也會把人嚇了一大跳！

大陸性的氣候往往是這樣，收熱易，放熱也易，北京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例如夏天的時候，日裏有時熱得不堪，到太陽下山的時候，已涼了不少，往後越多過了一個鐘頭，越涼了一個鐘頭，一直到早晨日出以前，便是全日最涼的時候，故在北京有許多有戲癮的，都在這個時候跑到城外去喊噪，有的還佐着一把胡琴，更加是「歌聲悅耳」。諺云：「伏裏蓋夾被，田中不生米。」這在南方的地方的確是如此，但在北京却並不盡然，到了半夜非特祇蓋夾被，而且還有蓋棉被的呢。這種現象在夏天如此，在冬天乾季時亦莫不如此，蓋每週晴天，溫度在每天相差必大，普通有「早上冷，午上暖，要下雨，總得半個月。」在北京非但祇半個月，有的時候簡直一個月兩個月也沒有下到一點。

這裏若照緯度上說來，是北緯約四十度的地方。所以日長夜短或日短夜長的現象是很顯著的，在冬至相近的幾天，晚上到五點多鐘，便有點昏黑，早晨非得在七點鐘過後，不能見曙光，冬至過後，晝間便逐漸加長，同別的地方一樣；到了接近夏至的時候，這裏日子晝間便挺長，夜裏便挺短，懶惰的人，睏到六點多鐘醒來，便以為自己是很早的了，其實太陽早早掛到了三竿之上。晚上六點鐘吃過了晚飯，打了一回乒乓球，看了半個鐘頭報，再在外邊溜躑一下子，天上還是很光亮，詩句有『綠樹蔭濃夏日長』，這裏的夏日才算是真正的長了。

因了區域，環境，緯度，和日射的關係，北京冬天的冷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了，所以十一，十二同正，二，三這五個月內，平均的溫度，都在零度之下，最冷的天氣，溫度會低到冰點以下三十五六度（華氏）。北京溜冰之所以有名，便因為北海中央公園，中南海等處的厚冰，常保持到二三月還不融化的緣故。最有趣的是早晨得很早的時節，若將鎖鑰一類的東西含在嘴裏，便會馬上將你嘴巴黏住，毛筆一類的東西，若將頭弄濕觸到鐵器之上，隨便你怎樣拉的快，筆頭常黏住不肯下來，所以古人所說的『繪纒無滷』『滴水成冰』的話，在這裏看起來，實在並不是怎樣奇怪！然有人未到北京以前，常疑心這裏是冷得怕不能忍受，那你

可不要怕，因為這裏溫度雖低，濕度却是很小，所以當沒有風時，並不顯得怎樣冷，刮大風時却未免有點難受，但你還不要怕，因為祇要有錢，這裏有的是皮袍，和煤炭，你要是怕冷，那坐在家裏得了，反正多穿上幾件皮的，毛的，每個房間裏都生上一個火爐，如果怕火爐有烟不雅觀，和怕中煤毒，還可以換上幾個西式的熱水汀。要出去呢，也很便當，祇要備有一部八汽缸梳線型的汽車，坐在裏頭一點也不冷；而且還很好看。此時你要高興看戲的時候，一霎時就可以到中和看程硯秋，開明看尚小雲；或光陸平安看電影，北京飯店去跳舞，至於報上說甚麼：「昨夜凍死乞丐十六名，」或「貧民三千餘人，無衣蔽體，情形甚慘。」那是另外的事，這裏不談。

冷得快，熱得也快，北京便是這個樣子，普通說北京無春秋，確也有相當的意思，因為在這裏一暖和起來，便暖和得很快，溫和的天氣祇廿幾天，便轉到了像初夏一樣暖熱的天氣。一些花草樹木，此時便長得很快，如果下了一陣春雨，那便長得更快，清詩有「芳草不知春，一雨猛然醒」，便是絕妙的寫真。到了秋天，也是一樣，北京人有句土話叫做「一陣秋雨一陣涼，十陣秋雨換了棉」，自然可以知道的天氣是涼得快了。不過這裏到了「無邊落木蕭蕭下」的時候，光景却特別有點淒涼，因為這裏有許多葉子自從「一葉飄零忽知秋」以後，

經過了一陣秋風秋雨，葉子便會特別下的快。如果在夜間失了眠或別有心緒的人，聽見瑟瑟秋雨，那纔真有點像宋人小詞中所說的：「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

還有一點，這裏的霜期甚長，約有六七個月；量也很多，每年連日月暈約有一百餘次，蘇洵作辨姦論若在北京，恐怕還要早一點脫稿。因為「月暈而風」的一句話，還可以早一些發現啊。

這裏梅花很少，故「春來第一枝」常讓桃花出風頭，在桃花之中，山桃最早，在三月下旬，便已發芽，碧桃次之，蜜桃又次之，開花發芽，都在四月下旬。杏較山桃稍遲，李又較杏為遲，此後如石榴，銀杏，海棠杜梨等等，均在四月下旬及五月上中旬，跟蹤的發葉或開花。聲聞遐邇的如法源寺之丁香花，崇效寺，中央公園的牡丹花，都在五月初中旬始盛開。又為詩人們所嘆賞的楊柳，在四月中下旬便發芽吐葉，至於「柳絮飛來一片紅，夕陽返照桃花塢」，須在五月初旬始能看到。這和廣州在正月初便已桃花盛開，一月杪便已楊柳發芽，相差約在百日左右，即和上海南京漢口等處，相差尚有半百之多。孟姜女歌詞裏有：「三月裏來是清明，桃紅柳綠正當景，」這種風景，在北京實在還說得太早。

北京 的 風 水

何 容

我不懂得風水，我要說的不是風水，是風和水。

初到北京來的南方朋友，總覺得北京的風可怕。住常了，也就慢慢的能適應環境了。我記得有個痛恨白話詩的同學，作過一首白話詩，說：「北京的風啊，真討厭哪！白話詩啊，真北京的風啊！」這首詩的本身就是表現出北京的風是如何的討厭了。風之討厭，固不限於北京的，不過風到了北京，就更討厭了。把風跟花雪月拉到一起的，大概是漫到過北京的人，或者不是北京的風。小時候兒，我總以為風是野地裏才有，因為在野的樹要動，才有風；於是恨樹。後來知道水可以作浪，樹却不能與風，而且有時「樹欲靜而風不息」，倒覺得樹有些可憐了。

風之所以討厭，因為它總是幫壞人的忙。放火的總是趁刮風的天兒；作賊的，據說有句格言，是「偷風不偷月，偷雨不偷雪」，也有說是「偷風不偷雨」的，總之也與風有關。壞人總是借風的力量作惡。北京的風之所以討厭，却是因為它給人種種壓迫。擺在大街上賣的食物，上頭不知道有多少病菌；只因自己並不在飯攤兒上吃飯，有時在小攤兒上買幾個梨，也

得帶回來削了皮才吃，所以在衛生方面，還不會直接受到風的壓迫。那些只求一飽的同胞們，哪兒有飯就在哪兒吃，本來就講不起衛生。也不必管他們吧。講體面的當局，怕外國人看見了笑話，也會禁止過在小街上攪攤兒：只講事實不管體面的，就又不管這些了。總之誰對於風也沒辦法。

像我們這一路人，所受的壓迫，還是在行動方面的。出門的時候兒，安步以當車，顯得睜不開眼睛，若竟閉着眼睛瞎走，又有被汽車撞死的危險。坐「人拉人」的車，風天兒當然要加價；而且要是頂風兒走，有些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車夫，常常跑着吐沫，甚至淌鼻涕；吐沫星兒颳到臉上，雖未必就會傳染上肺癆，總難免有不快之感。要同他交涉，又是毫無憑據的事，而且已經是「既成的事實」了，也只好「唾面自乾」。女人們坐車，常用手怕把修飾了半天的臉蓋上，也許就是怕受吐面之辱。那些坐着汽車兜風的人們，自然不會感到這種壓迫。

風之能壓迫人，是因爲它能掀起塵土；若是沒有土，而單有清風，倒也可與「細雨」或「明月」湊個雅境。土能尅水，水也能尅土。若有水，風也可以減少些效力。洪水固然可以毀滅一切，但若水不制土，便只好任風作怪了。那些提着水桶洒街的清道夫，一杓一杓的，洒

得又遠又均勻，可是制不住土，也就無補於風之爲害了。北京城裏本來是有河有溝的，現在便只有「河沿」「溝沿」了。而且有些已經填平了築成走汽車的馬路了，「建設」的意義，本來就等於「建築」，疏濬溝渠當然不在建設範圍之內。而且河溝又不是「文物」，用不着「整理」；雖是古物，却不值錢，也用不着「保管」。假設北京沒有這幾個「海子」，簡直就成「乾城」了。土的勢力那麼大，也許是因爲水少的緣故。風那麼可怕，正是因爲土多。在北京住這麼些年，「人情」沒有鬧明白，「風土」倒領略得不少。因爲「土」而聯想到「水」，乃談風水。

我 不 小 觀 京 劇

宋 春 舫

且說我如何不敢小觀京劇！

民國十九年間，三五同志，在北京組織一社，叫美育社。社員呢，大半是鍍過金的留學生，對於一切流行有藝術性的玩意兒，如跳舞，溜冰，魔術等都有相當的研究和欣賞力，記得我們當初有一句口號是「以舞蹈來替代麻雀！」

第二年的冬季，有人發起北京四郊冬賑游藝會，幾次開會討論的結果，地點是決定了「真光」，節目是魔術話劇西洋歌舞等等。

「沒有舊戲，在北京似乎不能號召觀衆吧。」有人這樣的問。

「我們應當有自知之明」，有一位社友立起來很激烈地反對，「如果人家叫我們去跳一次『探戈』，唱一只歐洲盛行毛毛一類的小曲，以及彈一回披霞諾，我們是決不會丟臉的。但如果現在要請我們去喊幾句『孤王酒醉桃花宮』……那可不免班門弄斧，不度德，不量力了。」

真所謂忠言逆耳，我們當時聽了這幾句話，大家都很有生氣。這話不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

己的威風麼——尤其是陳××女士，聽了更大的不以為然。

陳女士是二十年前，北京數一數二的交際明星，跳舞是不必說，並且說得一口流利的外國語，雖然原籍是江南，但出生長在北方，她從小就喜歡哼幾句，對於京劇，平日耳濡目染的程度，是更不必提了。而且有時還請人替她說戲。她既然自告奮勇，我們當然一致擁護。結果，京劇的一項節目，便由她去擔任了。

節目中最末一項是話劇。名字及情節，現在我都記不起來了。因為全體社員在話劇裏一齊登台，所以放在大軸；壓軸便是空城計。飾孔明的，不消說，當然是陳××女士，琴童便是她兩個女兒，非常的伶俐可愛；還有那兩個掃街老頭兒，因為借此可以上台去胡鬧一陣，社員都爭先恐後的想去扮演。可是司馬懿呢——却無人願問。第一，司馬懿是配角，請問到了那一天，社友都抱着「出風頭」主義，誰肯去當這吃力不討好的配角？第二，即使我們社友之中，有一位是會唱大花臉的票友，他們不會自己來一齣麼？如何肯飾空城計的司馬懿？我們討論了半天的結果，祇好向城南一個班底裏，借一位來充這角兒，代價是袁頭十二枚。

大概兩個月以前，我們便開始預備了，其他的節目，似乎是很簡單，很容易，說也奇怪，我們的目標和興趣漸漸的轉移到了京劇方面。於是乎陳×××的家中，便平空地熱鬧起來，

每日去聽她吊嗓的，說戲的，後來居然彩排，一天到晚，真是車馬盈門，胡琴弦子的聲不絕於耳，不在話下。

我因為有人發表過「貽笑大方」那些意見，總覺有些放心不下。有一天我靜悄悄的請了唐××同到陳家去，唐××呢，是個老顧曲家，他聽了一段二六以後，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也虧她！」

光陰似箭，我們是真個要登台了。社友大家都興高彩烈，擦拳磨掌，因為我們的入場券，在未開演以先，早已銷售一空。話要說回來，我們當時宣傳的方法，的確不壞。各大報館裏，我們都有密切的聯絡，各大機關裏，有的是親戚故舊，而且我們社中有幾位社友，在十六七年前，如陸小曼女士等確是鼎鼎大名，不可一世的，她們都肯犧牲色相，登台演劇，那還了得！

古琴——雙簧——魔術——探戈——西洋小曲——一樣一樣的過去了，似乎很順利，四座彩聲不絕，觀眾也沒有離座他去的。忽然臺上燈光一亮，空城計來了，行頭的鮮明奪目，是不必說。一回兒，孔明出來，道白很清楚，台步也還平穩，神情也還合理化，但是無論孔明如何如何的賣力，一點彩聲也沒有，城頭一段，也當得起「平穩無疵」四個字，可是觀眾好像沒有聽見

北 京 城

一般。這一來，可真把我們社友急壞了，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跑到我們自己所留的包廂裏面，面面相覷，覺得不妙。有一位，立刻出主意，說人家既然不肯喝彩，讓我們自己來幹吧。說完這句，彩聲便如爆竹一般不斷的從我們包廂裏射出來，可是別處呢，直到孔明下台，還是一點彩聲也沒有。

最可氣的是司馬懿，一出場便有人報以彩聲，以後，他每唱一句——好像觀衆故意和孔明過不去似的——便有人喝「好」，從上場起直到下場止，彩聲是始終不斷。——唱空城計中的司馬懿得到彩聲之多，自從有戲以來，這恐怕是第一次吧。

一個月以後，無意之中，我遇到了一位北京有名的評劇家，那一天他也在場。他說：貴社中真是人材濟濟，尤其是空城計中飾司馬懿的那一位，神情架子，非常的老練，不要說外行，內行當之，也未免有愧色呀！

我……從此以後，便不敢小覷京劇。

廣和樓的捧角家

綠 英

提起廣和樓來，北京人沒有不知道的，就因為牠是中國國劇唯一大科班富連成社的大本營；富連成已享盛名卅餘載，廣和樓便是牠每日上演的戲園子，尤其廣和樓的風格是有着獨具的姿態，每日川流不息地，不知有多少人迷戀着牠。

廣和樓坐落在前門肉市，破舊的大門，狹窄的甬道，最舊式的建築，糟朽不堪；到了這裏不由便想到古羅馬的頹垣敗壁的风度。戲園外面的小院子裏列滿了賣零食的小販，餛飩，燒餅，羊爆肚，豆腐腦，牛奶酪……最妙的是緊挨着這些賣吃的旁邊就是一個長可丈餘，廣可三尺的尿池，臭氣蒸騰，尿者不斷，使得這些食物益發有不可言傳之味。

在一二十年以前，北京的戲園都是這樣的，不過現在別的都逐漸改良，只有廣和樓作了個中流砥柱，一直保持着舊時的格式。戲好價廉，某一時代便成了下級社會唯一的戲園子，因為不賣女座，所以演戲時不免失之粗野，尤其演猥褻的劇本時，更是繪色繪聲，毫不在乎，又搭上科班出身的戲子都有真功夫，已出科的名伶馬連良，小翠花，譚富英及青衣大王梅蘭芳（梅蘭芳曾在該班學技），更是鑿瑤瑤的活招牌，其號召力之大自不必說。顧客中除一般

勞働階級之外，青年學生更趨之如鶩，其餘如小報的新聞記者，甚至一般社會上掙掙有銀的遺老及小有聲名的名士也雜集其間，品姿論色，興不少衰。

至於廣和樓內部與一般戲園也大有不同，當然談不到什麼光線，空氣好壞，光是戲台上那兩根大柱子就够受了，牕戶全是紙糊的，冬天一律封死，夏天把紙撕掉，地下是高低不平的碎磚，樓上的地板盡是大窟窿；假使戲台上演起武戲時，灰沙蔽天，真是烏烟障氣。座位空隙甚小，胖子簡直塞不下去，呼吸不便，行動不靈，莫此為甚。可是每天仍是滿坑滿谷，其原因似在真理以外，令人難以索解。

前面說過觀劇者的各種份子，年深日久，自然就有捧角之事發生；其中吃醋爭風，鈎心鬥角，真個小有可觀，現在先從學生說起：

學生都是青年，青春之火燃燒着，最容易激動心情。因為生性的不同，所以有的喜歡扭扭捏捏千嬌百媚的花旦，有的便喜歡英氣勃勃身手矯捷的武生；有的喜歡風流瀟灑秀雅溫文的小生，有的便喜歡穩健端莊作唱兼優的老生；有的喜歡剛健婀娜花枝招展的武旦，有的便喜歡黃鐘大呂氣概激昂的花臉。其間若有利害衝突時，不免便發生爭鬥，假使有兩個人同時喜歡一個花旦，這兩人便好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在戲園裏便每人集合一幫幫手，列開陣

勢，有坐在前排，有坐在後排，有坐在樓上，有坐在兩廊。花旦出場時或有所舉動時，這邊早轟雷也似來一個碰頭好，那邊也緊接着跟上一個，這邊不服氣再來一個，那邊大怒又加上一個，他們的術語，謂之「頂好」（頂字作動詞用），就是雙方互頂的意思，所以往往在一個動作過去半天或花旦出台半天之後，好聲不絕，越頂越有勁，觀衆個個眉舒，花旦爲之不樂，假如頂得太不可開交時，這邊的英雄裏便有一個或幾個挺身而出走到那方面遞哀的美教書，其熟用的話如：

「小子！敢出來嗎？」或

「外頭兒！」或者開口就罵，高興也許伸手一個嘴吧（耳光也），此種種表示不外乎欲作一場激烈的交手戰，雙方都不願栽跟頭，於是挺胸而出，願盼自雄，義無反顧的架勢真像能辟易萬人似的。於是別無他言直奔天安門而去。天安門位在前門之北，欄雕玉砌，金碧輝煌，原是帝都時代天子駐蹕之地，不過天安門前有一行深而且密的松樹林，藏龍伏虎，深邃幽靜，倒是絕好打架的所在，當這兩幫人往天安門走時，前門大街的警察有時便明白是什麼事，便加以勸解，雙方有時不願作「無謂的犧牲」便哄然散去，這是最好的解決。

或者到了天安門松林之後，兩方首腦便當先出場，講究個「先禮後兵」，最先互相責問爲

何給那花旦叫好，如果有一邊勢弱便答應以後不叫了。如若不然，越說越低，於是武力解決，納頭便打，生死如同置之度外一般，敗北者當然忍辱的答應城下之盟，無條件地接受一切不平等條約，回家自己去養傷；勝者揚眉吐氣自不待說。有時或者也吃官司，然而爲了愛的戲子，一切犧牲似乎都甘心情願。

捧角者的最大目的便是認識他所捧的角色，認識的方法不外乎花錢買通關係人給介紹，或者在門外等着，上去打招呼，角兒不敢得罪這些大爺，便也將計就計的認識了。於是捧角者今天請吃飯，明天請看電影，看賽足球，送禮。角兒的一顰一笑都認爲莫大光榮。有的簡直住到角兒家去，担負一家的開銷；有的因爲捧花旦便也沾上了花旦的習氣，留起長長的頭髮，高得頂住頸骨的衣領，一步三搖，衣服瘦瘦地，臉上擦粉，說話嬌聲嬌氣，一笑把手絹一握嘴；有的便因此學戲，正式下海。這幾類都是捧角而有成績者，其餘空勞心力者更是恒河沙數。

（以上多半用花旦爲例，餘者皆同樣情形）

這輩自己以爲聰明而其實可憐的學生，他們莫明其妙地作着這種無聊的舉動。這在戲子方面當然是無害的，聰明的戲子們很能利用他們自己的幸運，當然以獲得大多數捧者爲榮，因

此盡力各方聯絡，因此學生捧角者之間的衝突，五六年來，迄今不衰。

其次說到小報的新聞記者，他們與學生的立場又不同了，他們當然不願賠錢而願有所收入，他們的捧角無非是在報屁股上弄一個戲劇專號，作些肉麻的捧角文字，捧角文章其實是不容易作的，作得多了，自然離不了那一套，如「嬌艷動人」「黃鐘大呂」「嗓音清超」「武功精熟」「深入化境」「嘆觀止矣」「予有厚望焉」，諸如此類，舉不勝舉，有時便造些謠言，破壞某個戲子的名譽，戲子急了，只得花錢津貼；這筆款好在有冤大頭來代出，不成問題。如此戲子可免謗言，記者得其實惠，彼此兩便。這種記者不學無術，月薪有限，有時不免玩這類把戲以資補助，然而有時也會激怒了學生大爺而慘遭飽打，去年曾有某所謂「北京名評劇家」躲在報館裏數日不敢露面的趣事發生，這便是一般下流記者的捧角，自然也有二酸酸者流，也未可一概而論。

又有一般遺老們，下野之後，坐擁鉅資，飽暖無聊，便拿捧角當作一種消遣工作。他們的對象多半是年青貌美的戲子，或者他們別有作用，居心不可測，此處可以不提。他們最得力處是有錢，所以戲子們很喜歡同他們交往，雙方有利。他們有時更資助一個出科的戲子，替他出錢組班。有時帶着他們逛公園北海，白髮紅顏相得益彰，遺老枯鬚而笑，其樂陶然，

贏得無數人的讚美。他們是實力派，既不用如學生之出生入死，又不用如記者之費盡心機，孔方兄飛去，目的物擒來，決無拖泥帶水之弊。這便是遺老們的捧角。

名士的捧角現在似乎不多，此處所說名士指一般與菊界有相當關係者，或者在菊界佔有相當勢力，他們的捧角很嚴格，對某一個角色認定他大了必紅，於是便下力死捧，或代他張羅拜師，替他宣傳，他們的用意是將來這戲子出名之後感恩圖報，於他們當然有利，這與記者之捧角大致相同，都是有所圖的。他們用了戲界的勢力，捧角也易如反掌，眼光遠，經驗足，比起前者又高一等。

近來更有一幫女學生的捧角，他們當然比男學生文明得多，頂多不過對自己所喜的角兒特別多聽多看，在同學之間大家起起鬧。在廣和樓未開女禁之時，她們早已聞知其神祕，所以女禁一開便有如一個非常難得的喜訊來了一樣，廣和樓有了女主顧，戲子的猥褻表演似乎稍微收束些，但其實普通一般女學生正愛看這路的表演（其潔身自好者除外）。據觀察結果，她們所喜的角色最受歡迎的是青衣花旦，其次是小生，別的則難登大雅，先決條件還是在這戲子的容貌之美否。

至於那般勞働階級才是為娛樂而娛樂，他們積蓄了相當的錢聽一回戲祛除一日的勞瘁，那

有閒心閒力來捧角呢？

以上所說便是廣和樓當連成社捧角家的大概情形，並無一字虛話，當然有許多更新奇可笑的事被作者漏掉了，因為在半年以前我正是一個學生捧角家，說到這裏真叫我痛哭，我嚙了父母不知花了多少冤錢，不知虛糜了多少光陰？更不知犧牲了多少功課，糟蹋了多少精神？常常墮了課趕到廣和樓去泡一整天，其始是由了朋友的引誘，便如此不能自拔地過了一年多。後來忽然清醒便斷絕了這種混沌生活。現在偶而去廣和樓時，一點沒有捧角的心了，我已經算是一個過來人，眼看這一幫後起的又在鉤心鬥角了，這種惡劣的習慣將延到何年何月呢？

「捧角是爲什麼？對於我們學生。」我永遠這樣想。

北京的巷頭小吃

徐霞村

北京各胡同裏售賣零食的小販之多，爲國內任何城市所難望其項背。即到如今，這種風氣仍沒有衰去。我因爲前後在北京住了二十年之久，耳濡，目染，口嘗之餘，對於北京的各種巷頭小吃也頗知一二，平日坐在家裏，只消聽見門外的小販喝一聲，就可以辨出他是賣甚麼東西的，即使他的吆喝非常難懂。現在我把北京各胡同裏常可以看到的，同時又爲別處所不大有幾種零吃記在下面，雖然要把牠們全部寫出來，是至少要費幾百張稿紙的事。

（豆汁）豆汁是北京特有的一種食品，別處的人既沒有機會喝牠，也沒有胃口喝牠。牠的樣子有點像豆漿，但顏色較豆漿稍青，而且豆漿是豆腐的前身，而豆汁却是做綠豆粉條或團粉時剩下的一種液體經過發酵而成的。牠那種酸腐的氣味常給第一次喝牠的人以很壞的印象，可是，假使你能硬着頭皮喝牠一兩次，你就會漸漸品出牠的妙處來。凡是喝過上等的紹酒或俄國的酸牛奶的人，大概可以想像到牠那種酸中帶鮮的美味。在北京，無論你走到那一條胡同，那一個街角，你都可以看到一個被一羣小孩圍着的豆汁担子。担子的一頭是一個被炭火煨着的大鍋，另一頭是一個四方的小案，案上擺着一大盆辣鹹菜，以及碗筷之類，喝豆

汁的人就圍在小案的四週，坐在賣豆汁者所特備一種輕便的小凳上，吸一口滾熱的豆汁，吃一口辣鹹菜，有些人竟能連喝三四大碗之多。據說北京的豆汁以東直門四眼井所產的最純，但是現在只有東城一帶的人有喝到牠的口福，因為西南城的豆汁販都嫌路遠，不肯到那裏去販。

〔灌腸〕灌腸担子在北京也和豆汁担子差不多一樣的普遍。担子的一頭是一個淺平的鍋，鍋下面生着火，所謂灌腸，就是用團粉和紅耬做成的一種豬腸似的東西，賣時把牠切成薄片，在鍋上用豬油煎焦，盛在碟內，加上蒜汁鹽水，遞給主顧。但近幾年因為豬油的價錢太高，賣灌腸的人只好用些雜質的油來代替，臭氣薰天，令人掩鼻。

〔切糕〕切糕又名盆粉糕，因為牠是用黃米麵或江米麵（糯米粉）合以相當的水分，加上小棗及黃豆，然後放在一個大盆內蒸熟的。賣者多以獨輪小車推着，沿街吆喝，賣時視買主所需多少，用小刀來切。大約江米麵者較黃米麵者售價稍昂，且食時須加白糖。這是一種比較「實惠」的零食，因為既價廉又解饑。

〔扒糕及涼粉〕這兩種都是夏天的涼食，而且都是在一個担子或小車上一塊出售的。扒糕是一種蕎麥麵蒸成的小餅，涼粉是用團粉熬成的粉條，吃時都須加上芝麻醬，醋，蒜水，胡

蘿蔔絲，香油等作料。

（炸豆腐）這也是一種「熬挑子」，即帶着鍋爐的担子。鍋裏所煮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炸豆腐，另一種是「丸子」。炸豆腐，別名思義，自然是經過油炸的豆腐塊；至於「丸子」那就不是外鄉人所能意想得到的了，既不是肉丸子，也不是菜丸子，却是一種用粉條及「賂肢」（一種用綠豆面製成的一種薄片）炸成的丸子。販者每日出發前先把這兩種東西用油炸出來，把鍋裏注滿了水，稍加花椒大料，煮沸，把炸豆腐皮「丸子」放進去，然後出門。遇到主顧買時，就把牠們盛到碗裏，加上香菜或辣椒汁，即妥。這兩種東西的價錢都很便宜，但是却沒有甚麼厚味。

（烤白薯）白薯即預薯，至於北京人爲甚麼在「薯」字上加一個「白」的形容詞，那就不得而知了。烤白薯在別處也不是沒有，但據我個人的經驗，何處都沒有北京的那樣肥，透，甜。這也許因爲北京的白薯生得好，也許因爲北京的販者手藝高，也許兩者都有點份兒。至於賣烤白薯的行頭，那是也有用車推的，也有用担子挑的，車上或担子上都是一個很大的鐵筒，筒內的四週是一層層的鐵絲架子，每層架上都擺着白薯。賣這種東西的最好的季節是冬令。下雪天圍着爐子吃白薯，是住在北京的人的一樁享福的事，雖然胃酸過多的人吃下去有

點不大受用。

(大米粥) 大米粥是種既好吃又易消化的東西，最宜兒童的胃口。作法係用大麥米紅江豆同時放入鍋中，以極微的火熬一夜之久，第二天仍以微火在鍋下溫着，挑到街上賣。

(糖葫蘆) 糖葫蘆是北京的名產，近年他處也有做製者，但都不如北京的好。所謂糖葫蘆，其實與「葫蘆」毫無關係，而是一串一串的用竹籤穿成而裹滿冰糖的果子，如山裏紅，海棠果，葡萄，山藥，核桃仁之類。製時最難的一步是熬糖，因熬得過老則味苦，過嫩則膠牙也。北京的糖葫蘆以東安市場的為最好，但胡同裏擺籃叫賣者也間有好的。

(豌豆黃) 豌豆黃係以老豌豆煮爛過漏，用石灰點成的一種方形軟泥，香嫩可口，也是北京的名產之一。每年三四月間，各胡同裏都可以看到賣這種東西的獨輪車。

(艾窩窩及涼糕) 兩者都是用熟糯米加豆沙或芝蔴餡製成的涼食，不過艾窩窩是圓形的，如圓宵，而涼糕則是方形的而已。販者多用小車，季節則為舊曆正月至五月。

(酪) 在牛奶裏加上白糖，再滴入幾滴白乾酒，牛奶便凝成一種凍子似的東西，這就叫做酪。據說這種製法是由蒙古人那裏傳來的，而最嗜酪吃的是旗人。酪舖在北京很多，較大的酪舖除了門市售賣之外，還派許多人挑着兩個大木桶，桶裏裝着冰，冰上放着一碗一碗的

酪，沿街去賣。賣酪的人除了成碗的酪外，還帶賣奶捲和酪乾，奶捲是一種用乾牛奶製成的帶餡的點心，酪乾是一種用酪炒成的不規則的塊狀物。

（酸梅湯）酸梅湯現在已流行到許多城市了，但牠發源地却是北京，而且一直到現在，最好的酸梅湯仍舊要到北京來找。酸梅湯的做法很簡單：把烏梅放到大量的水裏去煮，煮時加上冰糖和桂花，煮好把滓子濾去，加以冰鎮，即成。然而怎樣把烏梅，水，糖，桂花這四者的分量配得恰到好處，那就是每個製售者的秘密了。北京的酸梅湯以琉璃廠信遠齋所售的最好，但一般人因為牠路遠價昂，不得不想退一步的辦法，向門口的小販來買。此種賣酸梅湯的小販多半兼賣些別的東西，或挑担，或推車，過時用兩個小銅碟在手裏相擊，丁當作響，非常好聽。

（茶湯及油茶）一個担子，一頭是一個熱氣騰騰的大銅壺，另一頭是一個木箱，這便是售賣茶湯及油茶的擔子。這兩種東西在外鄉人看來似乎差不多，但實際却大不相同。茶湯是一種種子麵製成的粉子，賣時如沖藕粉一樣，先把粉子用涼水調勻，加上糖，然後用極滾的水來沖。油茶則是麵粉用香油或牛骨髓油炒過，賣時用滾水一沖，其用牛骨髓製成者又名牛骨髓茶，據說最富滋養。

(硬面饅々) 在北河，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往往有一種淒涼而深長的吆喝擾人清夢，那便是賣硬面饅々的小販的叫賣聲。一般人差不多既不愛聽這種聲音，也不愛吃這種饅々，因為牠實在太淡而無味了。「饅々」是北京話，意即「點心」。硬面饅々，就是用麵粉製成的一種點心。這種點心因形狀之不同，又有「鍋子」，「凸蓋」，「餛飩」，「白饅々」，「紅糖饅々」等名目，但其不好吃則一也。買牠的人，多半是吸鴉片的人或五更飢的患者，半夜兩三點鐘，家中既沒吃的，街上又無處可買，不得已而買牠聊以充飢。

北京的豆汁兒之類

果 軒

一切生活趣味，都得慢慢的汲取，才能體會到那種異樣的感覺。故聽不慣京戲的人，只覺大鑼大鼓震得耳聾，黑臉白臉，耀得眼花，但在兩廂階，却儘有閉上眼睛，在那兒用兩個手指敲板眼的人，聽到會意處，忽然一聲「好」，真會使人驟然驚訝，而他却慢慢的啜起茶來了。這種事，在有着六七百年首都歷史的北京，尤為普遍，故一些外方人，乍到此地，皆感到一種沒落，麻木；但一住過半年以上，就有了種種脫不開的「鬆頭兒」捆住你，使你又感到這真是一個各等人全能活得很舒適的大都會了。

喝「豆汁兒」也是這種「鬆」之一。午後，小胡同裏就會聽到賣「豆汁兒粥」的吆喝。這種人往往在午前賣「油炸熇」和燒餅。若說燒餅和油炸熇是早晨的點心，則豆汁兒恰當晚茶。中國人是不作興如西洋人一般，有定時的點心和什麼「下午茶」的，這等街頭的擔子，就是大柴咖啡館了。豆汁兒擔子一端是一個下面有着火爐的鍋，另一端則當作「飯台」。古色古香的藍花瓷筒插了二三十隻竹筷，中央是一大盤紅色辣椒絲拌的鹹菜條，也有環狀的油炸熇放在另外一隻木匣裏，五六隻白木小橙則懸置飯台四周以備食客之用。豆汁者，磨綠豆

成糊狀物加水而煮之使熟也，其味入口極酸臭，如隔日米泔汁。——我很想考一下這食物的起源，搜尋幾冊講食物的書都沒有。蓋食譜膳單，都是大人先生們「鄙厨」的成績，此種只有洋車夫才是大主顧的東西，理當沒有也。——初到此地的人，真覺不敢問津，首先發現他的好處的，是一位鄰居的老太太，她每天午後必要令他的男孩到外面去「端」三大杯的，並且還得要上三片切得極薄的鹹水芥。（這是照例要贈送的）起初我看了她笑，後來她總向我宣傳，說這東西「清瘟去毒，散熱通風。」從此我就注意起來，果然那矮矮的賣豆汁人一進胡同口，就被好多孩子以及勞苦同胞圍得風雨不透，且有許多鄰家穿了高跟鞋的小姐們也踴躍來買，這就大大引起我的好奇心。終於有一天妻端進一盤來，並一小碟辣椒茶。我見了那綠油的汁液，就有點頭痛，但辣椒又是我所喜吃，就閉着鼻子呷了幾口，辣椒吃得太多，事後只覺口腔火燒燒而已。那知第二天又買了，仍有辣椒鹹茶，於是我又吃了些，這回就感到在臭味和酸味之餘，有些清香，一如吃了王致和的臭豆腐。從此不到半月之久，一到太陽西沉，就要留心聽那悠長的一聲叫喊：「酸，辣，——豆汁粥兒啾——」了。後來連我那不滿三周歲的小孩子也染了這嗜好，他常常拿一個銅板，坐在那飯台下面的白色小栓上，同鄰家一個女孩，吃得悠然有味。有時不去喝，必要磨磨他娘，大鬧一場的。

據飲膳正要本草一類的書，菘豆本是除煩熱，和五臟，行經脈的甘寒之品。北方通常在夏天要吃「綠豆糕」，說是可以解暑。故豆汁雖不登大雅，却也不見得無裨衛生。從前北京的衛生局長方頤積先生還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豆汁與精製豆漿的比較，雖未承認此物有絕對滋補之效，但到底也沒說他有害。只是說這東西沒經「消毒」或者有不潔之弊！啊呀！我真怕所謂消毒二字。蓋在中國所謂消毒者，即實的要特別貴之謂也。若使豆汁亦經消毒，如清華園模範奶廠的牛奶之類，不是什麼霍德氏的熱蒸氣法，便是什麼黃變層紙罩的瓶子等等，怕也得用銀色的牛奶車向大紅色的門口裏送，每月賬單上要十幾塊了；拉車小子，更安能問津哉？

與豆汁同類街頭小吃，又有豆腐漿與杏仁茶。這都在清晨才有。豆腐漿即作豆腐時豆腐凝結後所餘之漿。杏仁茶則用杏仁粉和糯米粉澱粉之類熬成。慣睡早覺的人常常在夢中就被這種小販叫醒。擔子總是那麼簡單，一頭是「漿」一頭是「茶」，下面都有火爐，故其吆喝聲為「杏仁兒茶來，——豆腐漿——開鑿鍋啊——」。一端鍋蓋上放一大盤晶潔的白糖，看了牠一定會引起你的食慾的。若在冬日，一聞此聲，開門外出，先「哈」的一聲呼出一口白色的水蒸氣，以示天氣之冷；用銅元五大枚買一大碗杏仁茶，加糖，調好，縮頸裏吸之，其悠然之味，真有為吃牛尾番茄湯的人們所不及知者。豆腐漿也加糖，且有一種較嫩的豆腐，攪

碎在內，故亦別具風味，尤妙在其熱得燙嘴，非口中作吸吸溜溜之聲不能吞入，遂命冷凍之意全消。我頂愛那種在街口擺設固定攤頭的杏仁茶，因為其品質較好，且一旁必有一專炸「餛飩子」（油炸餛飩）的小販，故可佐剛出油釜的熱餛飩子而吸之，或將餛飩子夾入燒餅食之尤妙，北京人呼如此食法為「一套兒」。賣餛飩子的人總問你：「您夾幾套兒？」即指此。燒餅亦分兩種，一種用酵面加芝麻油作的，名曰麻醬燒餅。一種雖也用酵面作，中無油且層少，只有兩面皮子，中則空空，此種名曰「馬蹄兒」。以我之意，馬蹄兒更好，因其中容易於夾放油炸餛飩之故。油炸餛飩，在北京往往指那種炸得焦酥的。其形細長，即南人所稱油條也。若餛飩子則較粗，且不酥而有韌性，這種韌性吃起來格外有勁。我在上大學時頂喜歡吃西單牌樓白廟胡同口那一個攤頭的燒餅和餛飩子，因為他做得極乾淨且極熱也。前門大街珠寶市北口那個賣杏仁茶的販子，生意極好，有時駐足於此，一面吃着「茶」，一面看着早晨起來就稱榻榻榻的芸芸衆生，心裏真說不出是怎麼個味兒了。

賣小兒零吃物事者每天不知要有多少。以一種不四不六的糖漿為最可厭，吹乾了的麵包，冒牌的朱古律糖，劣質的橡膠玩具，另外還有抓彩設備，看起會讓人「惡心殺」。大約中國人之惰，喜歡「不四不六」的皮毛也是原因之一，故有外面是洋樓門面而裏面是暗箱大日齋

房的建築，有不中不西的廣告畫，有西服褲而長袍的服裝，此皆前清遺孑之流也。挑這種擔子的人，也往往有些土頭土腦的市儈氣，與其營業一致，而所穿的也就是一些不上不下的孩子。我到底是中國人，覺得「中國本位」有時是必要；有一種打小鑼賣豌豆糕的零食販我就感到有趣，一天，只有我和小孩子在家，外面小鑼敲動，孩子就說：「買魚！買魚！」我很怪，只好說「沒有賣的！」但他仍是固執着鬧，後來只好開門出去，我開玩笑似的問那小販：「有魚嗎？」我想一定要被譏笑了，誰知他却說「有！」我倒怪起來，問他多少錢一條，他說只要一大枚呢。隨即一面取下一個小橙，放下他的籃子，掀開手巾，我才看到裏面是蒸熟的豌豆粉，他坐下，挖出一塊粉，靈巧地捏成一個魚，如果你喜歡呢。肚子裏還可以放芝麻或糖的餡子，捏完，用舊梳子打上一些魚鱗般的細痕，又用細竹枝在頭部按了一個窪洞，將一小塊粉類嵌進去，就成了很生動的「龍睛魚」了，我心中實不勝欣喜，覺得一個銅板會買這麼多的把戲看；就又叫他給捏一個兔子，孩子跳跳蹦蹦拿進門來，可惜是不到一分鐘，一尾魚和一頭兔子早都進了他的食道了。

從此我才知道街頭有許多巧妙的藝人。

一次，又是孩子向我要求，說要吃「江米糕」。這又使我莫明所以了，還是他母親告訴我

外面就有賣的，也只要一大枚一塊。我到外面一看，果然有一付擔子，一頭有個銅瓶一般的鍋爐，那一端則彷彿餛飩擔的盛面和餛飩子的二屜桌。這純樸的小販接了我的錢，用小勺盛了一下糯米粉，打開銅瓶上的塞子，原來是一個有着小洞的蒸籠，不過只有瓶頸一般大小，瓶腹中則盛滿沸水，下面也有火爐，他將一種梅花形的木型放在瓶頸上，把米粉倒入，蓋了蓋子，水蒸氣立刻發出絲絲的細聲，一分鐘左右，他打開蓋，那梅花式的粉糕已成熟了，他又洒上些醋，還放了兩三條山查絲，向一塊紙上一倒，這滾燙的糕就在我手中了。我詫異他那繁雜的手續，但並不見有幾個小孩子買他的糕吃，況即買也不過一兩個銅板，然則這種艱難的生意，又如何來維持他的生活呢？

夜生活的象徵者是餛飩擔，炸豆腐擔，和硬面饅饅小販。年節前後，更有桂花元宵。深夜，遠遠望到大街上豆樣大的燈光，和水鍋裏蓬勃的白色蒸氣，一個人幽手幽脚地走回家去，這真是一首不能寫出的詩。

據說這種夜食販，都是給賭徒預備的，或亦經驗之論。

硬面饅饅的叫賣聲往往在三更左右，時常是我已睡醒一覺的時候。聽了那幽厲聲音，不由得浮起一個寒儉老者瑟縮在風寒中的影象。有人說這種小販專替人家拋棄私生子，只要將

孩子縛置在門前，並附以相當報酬，他自會給你掩滅得無踪無跡。若然，則這種人是殘忍的，抑是慈善的，真不好說。

這古老的城池曾經過幾度滄桑了，且這些微渺的人事却依然存在。

北京 的 貨 聲

方 邑

北京的空氣是安靜的，坐在小屋裏，就不會有嘈雜的聲音，在這種安靜的空氣裏翻跟斗，聞到的是新鮮的空氣，絕聞不到像南方那種燒膠皮鞋氣，踏翻馬桶氣。

但空氣並不就因之像石板一樣。桃花開，便陣陣有桃花香吹過來，鄰家小姑娘也會唱「桃李爭春」，小男孩就唱起「手把鋤頭鋤野草」。

尤其是，賣什物的，用着美妙的調子，唱着所賣的什麼，音調和什物之間，有一種和諧存在着。這尤其值得回憶。

坐在屋裏，聽到各種不同的音調，叫賣着什物，有的悠揚宛轉，有的哀婉悽惻，有的高亢壯烈，使你心神要跟着它走，感出時序的流轉，發出人性的流瀾，喜怒哀懼，任着它來領導。

春天深了，「水杏兒八連嘍——」巷口一聲喊，立刻就讓一羣小孩給圍上，一個一個的，一會兒，每個人手裏都拿着一把青青的杏子，一團白白的蜜糖，吃得津津有味。老太太儘管站在旁邊多嘴：「那胡酸的吃它幹嗎？咳，我一看見牙根就胃酸水，……少吃呀，吃多了鼻

子裏流血！」小孩可管那個，「我吃了五個」，「我吃了八個」，彼此的爭辯說。

日暖風輕，棉衣已經穿不住了，乍換上了夾衣，真有那麼一股爽快勁。你看自己種的花，有的已經發了芽，有的還沒有長出來，忽的一眼看見空空的魚盆，於是想起要是養幾條金魚不是很好嗎？你聽，「買吆——大小——小金魚兒來吆」，賣金魚的來了。那麼縱然貴一點，你也非買幾條不可，快樂有時候是花多少錢不能買到的。

等到「一個碼的櫻桃啉——小紅桃兒是——養過了李子咧——」這聲音吹進你耳朵，就立刻有一個別的聲音伴着來了。「粽子喚喚——江米小棗嘍——」你便想到端陽節要到臨了。蒲葉，艾葉，雄黃酒，那一樣沒有預備，就趕快預備足吧。

過完了端陽節，天氣就走進炎熱的圈裏去。早晨你也許還在睡早覺，門口早有各種菜販叫賣起來：「芹菜呀，黃瓜，架冬瓜嘍！茄子呀辣椒呀，大撒拉嘍！」賣花的叫在着：「噯栽花來栽花，栽鳳仙花來。栽江西鳳呀！」你也許在他們叫賣聲中醒來，但你絕不會罵他們吵了你的睡覺，而你在心頭却得着一個「一日之計在於晨」的奮發的志念。

夏天的中午，是給人預定好的流汗時期，就是穿一件小背心，也會流汗的。手拿把芭蕉扇，坐在樹底下，聽蟬叫，看狗吐舌頭，一切都不能使你有一點涼快的機會唯一使人清涼

的，只有那輕快的貨聲：

「唉——買香瓜來，三白的旱香瓜來——」賣香瓜的吆喚着。

「來吃吧，鬧塊管呀，塊兒又來的大來穰兒又得高，

好啦高的積兒來，多麼大的塊來，

就賣——一個大錢來！吃來吧，鬧塊管呀！」

這是賣西瓜的，雖然吆喚了一大套，還沒吆喚出「西瓜」兩個字。

你要是聽了還不感到涼爽，那麼賣冰激凌的就來了：

「冰兒激的凌來，雪又花來落，

又甜又涼來呀，常常拉主道。」

「玉泉山的水來，護城河的水，

喝進嘴裏頭呀，沙沙又楞楞。」

「盛的又是多來，給的又是多，

一個「銅子來，連吃還帶喝。」

「「大錢」盤來，您就嘗一嘗，

多加上桂花呀，多加上白糖。」

由他唱去，十套八套，套套不同。

但也有時候，有這麼一二聲飛進你的耳朵：

「唉——唉——水核兒——啾啾——」

於是你可以很熟悉的，在腦中映出一個畫面，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推着一個小獨輪車，在赤日的毒炎下，奔着，叫着，給坐在家裏不動的人，運送着他們正在渴望着的東西——冰核。

北 京 城

等到日薄西山之後，小室裏餘熱未盡，在院中納涼。直到明月西斜，微風陣陣的時候，週身才感到一些輕快，哈欠也跟着來了。於是想起進屋睡覺。你倒在床上以後，除了屋角有二蟲聲叫以外，萬籟俱寂，忽然天外飄過一聲奇怪聲調的「噢硬面饅饅」，其聲又尖又促，卒然一聲，能使毛髮俱立。要是有一聲「大夜壺啣」，這個幽默的叫賣聲，一定使你忍笑不住的。

炎夏走去，西風帶着幾種新的貨聲到來，報告你中秋節近：「吟甜葡萄來——呀，賽過糖的賽兒來。」

一種半高音的聲調中，混着一點「肅殺」之氣，不但人聽了，連一種悽然的秋意，便是花木，也被這種聲音催得凋落了。

接着到了年底。在暖日下，坐着晒太陽，不時的，就有這些貨聲飄來：

「畫來買畫！」

「買——蒲篋子去！」

所謂蒲篋子，便是用稻草束成的篋子，無庸多說。至於畫，昔者畫必以楊柳青的木板畫是尙，近年來，楊柳青的板畫，已不多見，所見的，多是天津，上海各地的石印五彩畫。這些賣畫的人，都可以叫進家裏，你儘管一張一張的看，一邊晒太陽，一邊看畫，實在是很自在的事兒。看完了，你要買他四五張，你就可以看到一付心滿意足的臉子，走出你的門口。

到「芝蔴尖，松樹枝呀！」的聲音叫起來，那無異是叫着「快到新年了」的聲音，年貨馬上要置備齊全，靜候除夕之夜，爆竹聲中，小孩子把着大門口喊：「送財神爺來啦！」

至於北風怒吼，凍雪打窗的冬夜，你安靜的倒在厚軟的被窩裏，享受溫柔的幸福，似醒似睡中，聽到北風裹夾來一聲顫顫抖抖的聲音：

「抓半空兒多給，落花生……」。那時你心頭要有一個怎樣的感覺呢？

北 京 的 公 園

魏 光 銘

北京的公園，是眞有着古氣盎然壯嚴偉大的，富於東方藝術的聖潔高雅，能使詩人們追懷古今，文人們所謂良辰美景的迷戀吧？那樣的大而又花木樓閣甚多的，眞是城市裏的人們遊目騁懷，曠神怡神的桃源境界了。近來已是夏神的季節，於是應時的公園裏不用說即有人滿之患，尤其文化城的摩登仕紳，男女如雲，也是其他地方不敢同北京市的公園一樣來比美的。

我們先說「北海公園」和「中央公園」。因爲它們是姊妹園有着共同性的，全是封建時代遺留給我們的，同時還是在北京市裏唯我獨尊的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勝地。自然一年四季這兩處總可以說是最好玩的地方，如「北海」古色的率眞，松柏森森，小船蕩漿，山洞白塔，的確幽妙得很。況且春有桃紅柳綠，夏則茂林叢蔭，秋則落葉浮水，冬則踏雪可以尋梅呢？慢說還有種種花草人物的應時點綴。而「中央公園」的靈雅素淡，雖然加了些最近修的時代濃裝，那松柏森然，仍蒼蒼表現着古色古香。這裏儘管是東方既白的黎明，或者是夜靜更深，來這裏探應時奇花名卉，或呼吸新鮮空氣的人，總是絡繹不絕的。最多數是襟襟領領着小孩

子，老爺携着太太及眷屬等，情侶，學生，妓女……城市的形形色色，應有盡有的展覽在那裏。五龍亭（在北海）長美軒（在中央公園）等的藤椅鋪着白布的茶座，以及冰其凌，汽水，飯莊，攝影館，絹、紙烟捲及脂粉香氣……瀾漫沸騰着到荷花池畔，水樹亭上，土山塔上，不由人不羨慕北京的大公園了，那兒都表現着太平天下的昇平快樂氣象。

現在該談「高亮橋」和「什剎海」這難兄難弟似的地方。因為北京這古老的都市，擁有着大批階級不同的人們，所以也有着不同的公園。自然應當首先聲明的這兩處沒有什麼瀾老之流和車水馬龍之盛，當然算不了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不過它們也具着共同性的，全是平民娛樂的地方，以夏天為最盛。如「高亮橋」，在北京西直門外。頗富有農村風味。夏天夾道的楊柳蓬鬆，唧鳴雀躍的，愈靜愈幽，也是清靜幽雅的另一天地。村婦村姑們借河水在這兒洗濯他們的衣服，更有些高人坐在河畔樹下釣魚，令人看了有說不出的愉快。而岸上有着「雨來散」的茶館小攤——意思是下雨的時候茶販們就收拾起來。大的茶館也有三四家，門前懸着烏籠子，和什麼「毛尖」及「雨前」等字樣的茶牌子。顧客們差不多都是勞動哥們，由三大枚一包的茶看來，他們喝着就很知足了。至於學生和外國人也有很多到那裏逛着玩的，但差不多誰的自已全帶着野餐的東西。此地據說享名的是高亮橋。其命名由來頗有出處，大意

是在明代永樂七年，燕王修北京城時，一夜夢見有白髮夫婦模樣，推着一輛水車，上面放着油簍子，燕王覺得奇怪，就問簍子裏是什麼？年老男人答：「北京城的水也！」燕王醒來即聞奏稱全城絕水，燕王遂召軍師姚廣孝告以夢境，立派太監高亮乘馬去追，如遇一老人推車老婦拉車，可用槍將車上油簍子刺破，然後撥馬回城，告以半路不要回頭探望，高亮違命，果出城不遠即遇，遂刺破油簍撥馬而回，不意彼將至西直門地方竟回頭探望，隨被浩蕩大水淹斃，燕王即建橋一座，以資紀念高亮的，這種神話的傳說，真是若有其事呢！

「什刹海」是在地安門外，與「北海」後門對過。更是平民唯一消夏的公園。這裏為城市中心，但沒有染上濃厚的城市氣味，是一塊大自然下的處女地，分前海，後海，有地藏菴，觀音菴等等。據北京人說是一九菴一側廟，接河不接道」的種種民間傳說，這裏不便贅敘。這觀裏楊柳很多，當每年夏天荷花開時，就充滿了北京下級社會嗜好的玩藝，如唱大鼓詞的，踏段的，變戲法，賣膏藥以及拉西洋景的洋片等等，這時比「天橋」都熱鬧多了。北京人喜歡喝茶，這兒賣大碗茶的很盛行，兩火枚的一枚的。也有用木條和蘆葦搭的茶棚子，裏邊不但賣茶，即酸梅湯，汽水，冰其凌兼而有之，尤其是「酥肉」，「八寶蓮子粥」是「什刹海」的名產，如到北京逛那公園兒的人，不吃這兩樣東西，北京人寧說：「好孫子啦！」

意思老趕了些。此外就是荷花開過後的蓮蓬和藕兒，也是北京的名產。

最後說到景山，一見之下，令人不勝今昔之感。山昂然孤立在北京市中間，爲城裏最高的一個地方。頭髮般的蒼松翠柏森然，周圍面積約二三里，並環以灰壁短垣。有山峯四五，高度約在百丈以上。要從東邊的山左裏門上山，未百武即抵明崇禎皇帝的自縊身死，與國同亡的古枯常磐樹下，旁有一碑書「明思宗殉難處」，爲民國十五年立。樹之周圍亦環以短牆，蓋惹人們遊此以憑今弔古的紀念罷了。

山巔上有壽皇殿，裏邊有清康熙的牌位，和乾隆的碑文，可惜一切都表示着風雨的滄桑，弄到老態龍鐘的麻紋褪色模糊了。還有興慶閣，永思殿，觀德殿，裏邊有的歪七裂八的神像和泥胎，黑黝黝地沒甚麼引遊人注意的地方。

從小常聽老人們講，或看甚麼戲一類的，常聽到「吊死煤山」這四個字，如今纔知道「煤山」便是景山的俗名；據老北京的老先生講景山也是俗名，它的皇封正名爲「萬歲山」的。北京有俗話「煤山對炭海」，係相傳景山先滿貯煤，以備使用，在明崇禎的時候，因有煤山之緯號。炭海即指前門裏的故棋盤街之地下，曾滿藏以木炭，以防不虞——當時圍賊作亂原故——這套民間故事的傳說。所謂「吊死煤山」便是指「思宗殉難」了。史載「李國攻城時

崇禎登景山遠望，見烽火冲天，已入城門，知大勢已去。便急還宮，送太子於戚家，使皇后自縊，殺嬪妃，遂至景山脚下禿死。一人看到此處，不禁撫今追昔爲之愴然；可是景山麼，也就因爲這個成了歷史上的陳跡了。

蹣

蹣

孟

超

「××大爺，您那裏去？」「沒事，蹣蹣々々。」你在北京街上走一走，隨處都可以聽到這種話。蹣蹣是北京的上語，表示散步的意思。本來散步是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到了北京，却變成最普遍，最有意義的事件。在北京，無論春秋四季，每天街道兩旁，總有不少的人在緩步當車，安閒自在的走着。那種從容不迫的穩度，飄飄然的神氣，真使你納悶他們是幹甚麼的。按新舊兩都來比較：南京人的生活，大半消磨在茶館裏，而北京人的時間，却都蹣蹣了。這是南北二京的區別。這也可以表示：蹣蹣，成了北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份，與吃飯睡覺同樣的重要。作者雖然在北京只住了兩年，然而已經深深的領略到蹣蹣的意味。不客氣的說，對於此道頗有心得，所以今天才敢寫這篇文章。

雖然在別的地方，沒事時也可以跑跑路，散散步。然而總不够味兒。按南京來說：你在星期假日，未嘗不可在中山馬路上蹣蹣々々，不過看看來往的行人，都是雄糾糾的走着。只有粗豪的氣象，而無瀟灑的英姿。無形中使你也不得不挺起胸脯來，勇往邁進。馬路上的汽車，總是橫衝直撞。你在路上散步，要時時當心，一不注意，就有碰傷的危險。車上的喇叭

北 京 城

叭，不住的叫，叫的使人發煩；偶而汽車放個屁，熏的人半天說不出話來。更加掃興。在北京就沒有這種毛病。原來北京是三代的都城，經數百年帝王的裝點，把宅佈置成一座最美麗的花園。其中有不少的公子王孫，他們過去享受着優裕的生活，也就養成一種舒適安閒的習慣。現在雖然沒落了，然而環境還是一樣的美麗。習慣還是照舊的不緊張。十足的表現出中國本位文化來。街道還是那麼整齊，齊的像一條直線。馬路上的柏油，亮的發光；路旁的樹葉，又青的可愛。因為鞦韆大老南遷，馬路上的汽車，要比南京少的多。自然汽油的臭味，也不時常聞到。這時你在樹蔭下走着，平心靜氣的走着。聽着小鳥的歌唱，看到來往的遊人，從這裏頭，可以得到不少的知識，增長許多的見識。再看，你的身旁，有不少你的同志，他們也是信步所之，不慌不忙的走着。如果你碰到好朋友，立刻可以「班荆道故」，隨意攀談。就是說上兩小時，警察也不會來干涉你，說你阻礙交通。這種踴躍的趣味，只有在北京才能享受的到！

北京還有可以踴躍的特點，就是北京的樹木特別的多。院裏有樹，路旁有樹，街頭巷尾，無處無樹。無論你登在北海的白塔上或景山上，向下望，一定會使你奇怪。奇怪偌大的北京城，除了東交民巷無線電台和北京飯店等三五座特殊建築外，看不見磚瓦，看不到屋脊，眼

躍

前只是一片綠，一片綠，千門萬戶，都隱藏在這綠海裏。在天津街上走着，煙囪中的灰塵，不住的向你臉上撲，馬上會使你變成三花臉。在南京街上，時時會聞到刷馬桶的臭味，只有在北京的街上一走，只感到空氣異常新鮮，樹木青翠可愛。在街上散步，沒有煩悶，只有愉快。這又是在北京值得躍躍的理由。

雖然躍躍只是躍躍，不過躍躍的時間與地方，却是因人而不同。時間有的在清晨，有的在薄暮，在清晨躍躍的人，多半是要講新生活，大清早出來，呼吸點新鮮空氣；在薄暮的不過是因為吃完了飯沒事做，出去散散心，助助消化。因為躍躍的目的不同，所以躍躍的地方不一樣。假如你要講衛生，換換空氣，那末你不能不到天安門內，這是一個「禁止車馬通行」的地方。是以前出入皇宮必經之地。光光的石板路，沒有一點灰塵。路旁有許多鬱鬱蔥蔥的樹木。你在這路上慢慢的走着，面對着一片紅色的紫禁城。現在雖然是宮門深鎖，而樹木還是依舊的青翠，空氣更覺得特別新鮮。這時沒有人聲的嘈雜車馬的喧鬧，只是一片沈靜，沈靜得像到了深山古寺。在此地你可以盡量的呼吸，任意的散步。散步在這種潤而長的白石道上，便是一種愉快。心中是瀟灑而無慮，昨天滿腔的積悶，此時可以忘得一乾二淨。

在這道上，有時你也可以看到不少的同志。他們穿着腰肥袖大的衣服，腳上拖着鞋，手上

提着霏肩籠子，懶懶散散的在來回走着。不用說，這些都是，把整個的時間和精力都寄託在花，鳥，蟲，魚，上的人。一盆花，一隻鳥，這便是他們的生命，甚至比自己的生命還愛惜，還珍重。自己甯可吃「雞合面」，而霏肩的食不能不講究，小米裏頭還要拌雞蛋。自己雖然每天要睡到正午才起床，不過因為「溜霏肩」，不能不鷄鳴而起。

其次為講衛生而清晨踹躅的地方，是中央公園，它坐落在全城的中央，九城的人，都離他不遠不近，很方便的便踹躅到了。平時門票雖然要費大洋五分，但在清晨，是可以隨便出入的。公園後面有蒼蒼鬱鬱的柏樹林。林外便是碧綠的護城河。你在林間，可以盡量的徘徊，散步。如果在柏樹下，再來上一套八段錦，或太極拳，那更是悠悠悠悠，裨益非淺。

假如要為看景緻而踹躅，你不需要去北海或中央公園。那裏去每一次是五分大洋，不合算。我們一方面在看景緻，一方面還在踹躅。踹躅是要有「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的準備。應該隨意東西，任意來回，不受任何的拘束與限制才是。假如花上五分錢，進去不久，立刻要回來，也許因這點金錢的損失，使精神上不痛快。不去。我以為為看景緻而踹躅的地方，最好由北池子北首，沿護城河向西走。假如那是個夏天的薄暮，再下過幾滴小雨，街上是塵土毫無，空氣是清幽爽靜，這時沿着護城河慢慢的走着。河中的蓮花，正含苞待放，經雨一

遊

打，放射出特別的幽香來，積雨在荷葉上，被風吹着，轉來轉去，好似萬斛明珠。這時右面是景山，左邊是故宮博物院，山上的綠草，與院外的紅牆，映掩成趣。街道是那麼平坦整齊，幾使穿着皮鞋的人，不敢輕於踱步，恐怕把街道踏壞。最好此時穿上一雙軟底鞋，罩上一件紡綢大褂，輕飄飄的在那馬路上走着，欣賞這時的景緻。興之所至，也未嘗不可吟上幾首詩，來描寫你此時的意識。從景山下向西走，過了北海，便到金鰲玉棟橋。這座白石的大橋，隔斷了中南海和北海，斜倚橋頭，看北海中的荷葉，好似一隻一隻的雨傘在水中豎立，爲魚類作遮蓋，免得牠們受暴風雨的摧殘，太陽的毒曬。幾度遊艇，滿載着「摩登狗兒」，在荷葉下穿來穿去，將水中白塔的倒影，攪的亂視，使人疑惑到白塔要倒下來。再回頭向南看，中南海的萬壽殿也近在目前，很清晰的分辨出窗棂的數目來。斜對過是一座鑲琉璃瓦的新式建築。朱漆大門外兩個雄巍的石獅子，分立兩傍，這便是北京圖書館，全國唯一無二的圖書館，此時紅的綠的白的……各樣的景色都映入你的眼簾。左顧右盼，無處不是風景，無處不使人流連忘返。這的確是最好的踴躍的地方。

還有一個最好的風景區，供你去踴躍，那便是十剎海，這是平民在夏天唯一的娛樂場。海裏頭一半是稻田，一半是荷花。最有趣的是在夏天荷花盛開時，你吃完碗飯，在海邊上踴躍

躍躑，的確有說不出來的意味。或者是夏去秋來，枯荷滿海，十刹海的鬧市，已經收場，如果到會賢堂樓上，倚欄聽雨，真有「留得殘荷聽雨聲」的妙境。不過這種妙境，只有親自領略過的人，才能知道。

假如有異性朋友，在房中坐着怪悶的，也可以出來散散心，躍躑々々。不上市場和戲院，那裏人聲太嘈雜，怪吵的慌。電影院又空氣污濁，令人氣悶。北海雖好，不過遊人太多，說不定碰到兩三個同學，知道你的來意，故意和你胡纏，鬧的你不知怎樣才好。為避免種種麻煩起見，最好到清幽最寂寞的地方去。甚麼地方最好？我以為莫如太廟。太廟在中央公園旁邊，雖只一堵之隔，要比中央公園清幽的多。——也許是冷落。這時你同你的異性朋友到這裏來，在蒼蒼鬱鬱的柏樹林中走着。可以毫不顧忌的將心中積鬱已久的話，向她傾訴出來，以前的懺悔，此後的祈求，此時都不妨盡量的暢談，決無人偷聽，決無人竊笑。

假如你是初到北京的人，住在旅館裏怪悶的。你也應該出來躍躑々々，看看熱鬧。那末前門大街，大柵欄，廊房頭條都應該逛々。這些地方現在雖然是蕭條了，然而想當年也曾摩肩接踵，繁盛一時啊！如果你不嫌遠的話，可以走到天橋，你若有時閒，還可到王府井大街一走，商店樓房，南北聳立，有的廣告招牌上，竟全是些洋字。來往的行人自然是些大摩

階

登，小摩登，男摩登，女摩登之類，到夏天她們都是袒胸露臂，在馬路上擠來擠去，實在有點那個；再向前走，到了東安市場，一進大門，便有一種莫明其妙的香氣，沁人心脾，使你會陶醉；陶醉在這紙醉金迷的市場裏。到晚上，電光爭明，遊人擁擠，誰初次來臨不感到目眩頭眩，眼花撩亂呢？市場逛完，假如你還有餘勇可賈時，你還可以踏着月色蹣跚回去。蹣跚々々，蹣跚到午夜。

以上這都是蹣跚的經驗談。假如你在北京住上一年，那末你便可以領略到蹣跚的意味，和北京人的性格了。他們的性格是舒適，緩慢，吟味，享受，却絕對不緊張。你見過一串駱駝走過嗎？安穩，和平，一步步的隨着一聲聲丁當丁當的大頭鈴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頓，那些大動物的眼裏，表現的是那末和平而寬容，忍苦負重的性情。這便是北京人的象徵。因為有這種性格，又有以上的環境，在北京的蹣跚，才成了特殊的意味。

北京的廟會

張 玄

因爲在北京住過幾年，而且曾經有過一個家，便有時被人看作「老北京」了。據說鄉村人稱老北京爲「京油子」，意思是不務實際的人，取義似乎沒有老北京來得客氣，堂皇。

因爲被人目爲老北京，所以外鄉的朋友常以怎樣辨北京的問題來問。這問題假若由外賓引導員去答一定很簡便，什麼西山，北海，天壇，八達嶺等等，不上幾天，便可逛完。但我總不以此種逛法爲然，所以要答復也常不使人滿意，因爲我是根本主張欲理解北京的文化是非住上三年五年不可的。

北京不比商埠，有洋房，有摩天樓，假若你到北京去找華麗的大樓，那你只有敗興。那麼到北京應該逛什麼呢？此非一二言所能盡：假若你對於歷史有興趣，你應該先知道這古城的家世，隋唐的塔，元明的廟不用說，就是商店，也不少幾百年以前的。北京也追時髦，然而時髦有個限度，譬如同仁堂的門面，沙鍋居的肉鍋，你是給他多少錢他也不會換的。

你說北京頹唐，衰老，不合時代，但她仍是這麼古老下去，也許時代轉換更能給她些光榮，正如秋天的楓葉，愈老愈紅。所以你愛逛，就須鑽入她的內心，靠城根租一所房子，住

上三年二年，你然後才有時間去廟甸，去鬼市，逛廟會，吃爆肚，喝豆汁等等；然你走馬看花，專追名勝，那她只有給你一副殘破相。

記得知堂先生說北京是元明以來的古城，總應該有很多好吃的點心的。北京不只零吃多，可玩賞的地方也多，單說廟會吧：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廟，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護國寺，幾乎天天有；如再加上正月初一的東嶽廟，初二的財神廟，十七，八的白雲觀，三月初三的蟠桃宮，你會說北京真是廟會的天下。

蓋賞北京應該自己去，去嘗，去聽，靠書本的引導就不行。不信你翻一翻日下舊聞，春明夢餘錄，以及北京遊覽指南等書，關於廟會就很少記載，蓋廟會根本不為高文厚冊所看重也。

記廟會頗難，因其太雜。地大廟破，人多物雜，老遠望去就覺得亂嘈嘈，進去以後，更是高高低低，千門萬戶，東一攤，西一案，保你摸不着頭腦。但你看久了以後，也會發現混亂之中正有個系統，嘈雜之中也有一定的腔調，然後你才會了解牠，很悠閒地走進去，買你所要買的，玩你所要玩的，吃你所要吃的，你不忍離開牠，散了以後，再盼着下一次。

逛廟會的買賣人是既非行商，又非坐賈，十天來一次，賣上兩天又走了，正獻下鄉的粥班

戲，到了演期，搭上臺子，就若有其事地吆喝起來，等到會期一過，就雲飛星散。廟會的末天的晚上，他們或推車，或挑擔，離開了這個廟，去到另一個廟，地方總新鮮，人與貨仍是那一輩。

廟會裏貨物的種類可真多；大至綢緞古玩，小至碎布爛鐵，無論是居家日用，足穿頭戴，或鬥鷄走狗，花鳥蟲魚，無所不備。只要你有所欲，肯去，牠準使你滿意，而且價錢還便宜，不像大商店或市場，動不動就是幾塊錢。

廟會的交易時刻是很短的，從午後到日落，在此時以外沒有人去，去也沒有人賣。時間短而買賣多，所以顯得特別匆忙。人們挨肩擠背地進去，走過每一個攤，每一個案。廟會的東西很少不二價，常去的人自然知道那一類東西詭多，那一類東西詭少，看好了，給一個公道價，自然很快成交。

北京道城有她自己的文化，有她自己的風格，不管你來自天南海北，只要你在這裏住久了，也會被他融化，染有她的習慣，染有她的情調，於是生活變成「北京的」了。然而在這同一北京的情調之中，也分成三，六，九等，譬如學生是一流，商賈是一流，而住家則另是

一流也。

嚴格說起來：北京的情調應該拿住家來代表，也唯有住家的生活才真正够得上「北京的」這一點不能辭說了。——我總以為北京的地道精神不在東交民巷，東安市場，大學，電影院，這些在地道北京精神上講起來只能算左道，摩登，北京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場，她仍保存茶館；任你有球場，她仍保存鳥市；任你有百貨公司，她仍保存廟會。

地道北京精神由住家維持，廟會為住家一流而設，所以廟會也很盡了維持之力。譬如以鞋為例：縱然有多少摩登女子去市場買高跟，然而住家碧玉仍然去廟會尋平底，她們走遍所有的鞋攤，躲在攤後去試，試好了，羞答答地走回家去，道上也許會遇見高跟鞋的女郎，但她們不羨慕那些，有時反倒厭惡，她們知道穿上那種鞋會被胡同裏的人笑話，那是摩登，是胡鬧。

市場是摩登，廟會是過日子，過日子與摩登大有分別，所以廟會的貨物不求太精，只取堅而賤，由堅而賤中領略人生，消磨日子，自然會厭棄摩登，這是住家的可取處，也是廟會的可取處。由住家去廟會，買鍋買爐，買鞋買襪，看戲吃茶，桃花選鳥，費錢不多，器用與享樂兩備，真是長久過日子之道。摩登不解此，笑廟會嘈雜，卑下，只知出入市場，照顧公同；一到自己過日子，東西不是，左右無着，然後哭喪着臉，怨天尤人，皆是不解廟會，離

北 京 城

開住家之病也。

廟會專爲住家而設，所以十天中開上兩天也就够了。住家中有老少男女，色目不同，趣味各異，廟會商人洞明住家情形，預備一切住家需要的東西，不管你是老翁，稚子，或管家的主婦，將出閣的姑娘，只要你去，牠準使你有所欲，或買或玩，消磨半日，眉開眼笑地回去。

你是閒人雅士，牠有花鳥蟲魚；你是當家主婦，牠有鍋盆碗箸；你是玩童稚子，牠有玩具零食；你是嬌媚姑娘，牠有手帕脂粉。此外你想娛樂，牠有地班戲，戴上鬍子就算老生，抹上白粉就算花旦，雖然不好，倒也熱鬧，使你發笑，使你輕鬆。

就按我自己來說，是非常愛廟會的，每次全是高高興興地去，我想旁人也應該這樣。人生任有多少幻想，也終不免於過小家日子，這是快樂的事，也是敲齋的事，而廟會正包含這兩種情調，所以我愛牠，愛每一個去廟會的人。有一次，我從廟會裏買回兩隻鳥，用手提着向家裏走，路上常常有人很親切的問：

「這隻鳥還好哇，多少錢？」

我一個個地答覆，有時談得親熱了，不得不佇立在道旁，聽他的批評，他的意見，有些人

甚至叨叨地說起他的養鳥歷史，熱切地把他的經驗告訴我，看樣子這些人也是常去廟會的。廟會使人們親密，結合，繫住每一個人的心。

常聽離開北京的人說：「在北京時不覺怎樣，才一離開，便想得要命」，我自與北京別，便覺此話千真萬確。閒時想了想，北京的事物幾乎樣樣值得懷念，而廟會就是其一，這大概是現在還不能不過小家日子之故，鍋盆碗箸，爲我所用，花鳥蟲魚，爲我所喜，然今皆不習見，即見，亦不若廟會之親切。愛而至於不忘，此即北京之魄力乎，此種意境，恐非登西山，跑北海，奔三五日即離開的朋友所能理解也。

北 京 的 市 場

太 白

到北京來住家，轉眼已是十六個年頭了，其間雖然有過兩次出走——一次是兩年，又一次大概是四年，而其餘的時間却都消磨在這座古城中，固然，以我一個南方人，住上這末短短十年，不敢就說對於這古老的帝王之都有了什麼認識，何況那十年中有五年以上是在我的童年中混過的，不過，在此十年的過程中，我却對於「北京人」發生了一種好感，不論何時何地，只要對我談話的人是道地的「北京人」，我就會對他表示一種莫名的親熱，理山安在？我自己也不知道，仔細加以分析，大概不外乎：第一，北京人待人接物都很和氣，第二，北京人與我具有同嗜——好逛。

我這裏所說的「逛」不是指大規模的遊山玩水而言，而是近乎北京人的所謂「溜躑」，我最不願無事靜坐，除了有時看看書之外，幾乎無時不到各處去「逛」，「逛」得無處可「逛」時，甚至會去「逛」馬路，看看路上熙來攘往的人們，也覺得「頗有可觀」，這一點頗與北京人相似，早上提着畫眉籠子上街的人姑且不論，中午和傍晚圍着商店門口聽無線電的人們，幾乎都是出來「逛」的，他們又分爲「無目的」的「逛」與「有目的」的「逛」兩種，

「無目的」的是信步所之，隨遇而安，「有目的」的則不外乎逛市場和逛廟會了。偶然街上慢步當車，便會有拉車的上來攬座，頭一句問你的多半是「要車嗎？拉您上市場逛去去啊？」，或是那天有什麼廟會，他們就會改口說「坐車逛廟去，您哪？」他們的所謂「逛」是純粹的，去的時候是空手，回來時也很少不是空手的，看看攤頭上堆着的貨物，聽聽雜耍場內的平民音樂（唱的人缺錢時，須見機早退），不化一文錢，消磨兩小時，然後踴躍着回來，這種「逛」法，在北京是很普遍的。

說起「市場」，這裏却要加以解釋的，北京現在雖然還有三個市場存在着——東安市場，西單商場，和天橋（其他如勸業場第一樓等已經等於不存了），但是「市場」這一個名辭，却已為東安市場所專有了，原因大概是出於創設最早（據人說是在光緒末年）而同時也最繁榮吧！到「市場」來的人，上中下三等俱全，而其尤以學生為最多，所以一到學校放假的日子，人便會多得擁擠不動，遠遠來京的人們，因為震於「市場」的大名，也一定要去觀觀光，「市場」的地點又在北京最繁榮的街上，所以每天上午十一點後到晚上的十一點，總是那麼多的人，而尤以下午四點後為最熱鬧，「市場」中的店舖，據我的估計，大約有二百多家，而大大小小的攤子，却有店舖的總數兩倍之多，其中書攤頗佔勢力，的確，在北京的東

北 京 城

西城實雜誌和小說，却是舍他們莫屬了。我到「市場」去，除了真正的去「逛」而外，其餘多半是爲了去買書的。其次，「市場」還擁了一個有名的飯館，那便是東來順了，走進那裏，不要吃別的，只能從羊身上着想，最好當然是吃涮羊肉了，不過在天太暖時，你也只好「望望然而去之」了，此外有幾家南方點心店，味道頗佳，夏天「逛」得熱時，可以走進那幾家咖啡店吃冰，價錢便宜，並且保險衛生（據他們門外的廣告說的）。

說起東來順的羊肉來，的確有其饑人之處，無論什麼時候跑去吃，絕不會使你吃出羊腥味來，記得有一次請了位朋友去吃東來順，他是不吃羊肉的，經我勸誘之下，居然開懷大嚼，而從此也就一去再去而總去吃了，這一點，大概是東來順的過人之點。

去一趟「市場」，可以買到一切日常所需的東西，雖然高貴的西洋貨在那裏是買不着的。以前「市場」的商人最會耍「詭」，顧客的衣飾不同，可以使他們的貨價差到數倍以上，而同樣的貨物，在兩家店鋪買，要價也可差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是從去年起這種制度已經取消了，賣的東西差不多都有了定價。

「市場」的東部，還有一片雜耍場，這裏有京戲，大鼓，評書，時調，以及變戲法，拉洋片等等，每個遊藝團體佔着一丈五尺見方的一塊地皮，四周圍上幾條破板棧，頭頂上搭了布

棚，就算做一個臨時戲院，這種戲院常告座滿，但是當班主托了銅盤斂錢時，看客們便會一閃而散了，收到的錢數往往只有應得錢數的一小半。

「市場」而外，還有一個「商場」，那就是指「西單商場」而言了，「規模和熱鬧都不如「市場」，書攤尤不能和「市場」的同日而語，不過聽人說那裏有「祕密史料」出賣，所以也能吸引一部分密史圈內的讀者。因為地在「西單」，同時也就出住在西城的人來「逛」，近年來一天比一天繁榮，所以「商場」的地盤也隨之而擴張了，現在已分南北兩場，商店也多至一百五十多家，攤子更多至三百多個。有人說「商場」和「市場」完全是兩種味道的，我倒覺不出來，只見到的是「市場」比「商場」地盤大，而「商場」比「市場」房子新而已。

因為不常到「商場」去，所以我對「商場」不大熟。

天 橋

東 若 霞

「風火毒熱氣」

天橋，每家戲院的背景，每家說大鼓茶園的背景，甚至於每個場合的背景，都是這五個大字懸在背景當中的正面處。是用紅紙白字，字寫得那麼粗草，周圍的花園又是那麼庸俗，顏色是不調和。像惡魔派藝術家的作品，只要一望見那東西，你最少也要繃一下肩，心裏彷彿吞了一隻死老鼠一樣，有點難受的感覺。

天橋，是複雜的，多角的，集體而又紛紜的風景線，你從牠的每塊地方每個角落，都可以清晰的認識牠，牠會使你茫然失措地，如讀一部材料豐富的人生史，社會史，使你覺到琳琅滿目而又美不勝收的。不知從那裏讀起，拿筆不知從那裏寫起，用攝影機也不知從那裏取景呢。

小吃館，算命店，取牙店，茶樓，賣藥店，舊衣店，瓷器店，鞋子店，都是低級的便宜的，每家店子建設是十分簡單而狹小，只有茶樓是一層的地位高暢一點，門口擺着一塊黃紙黑字，像小學生寫的字放大一樣的：「水錢每位兩大枚」的牌子。其他各種店子，門口也懸

着各種廣告牌子，那牌子上的藝術，如果一個「堅脫而猛」一看的話，不但不能引他注意，而且要叫他擺開頭來。

天橋是一部活動電影，是一部沉痛人生的悲劇，雖然，你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到他們都有笑容。這笑容，是從他們鐵壓下的心上和身下掙出來的。爲了生活，他們便把自己的悲劇，來反串喜劇，把自己的眼淚滴成歌曲，自己的技術作爲商品，自己的精力變成娛樂。這兒有成天歌唱的少女，這兒有成天唱賣的小販，這兒有成天摔交的大漢，這兒有成天望行人的算命攤上的「先生」，這兒有用刀鎗不斷斃殺的影子，這兒有八代祖傳的膏藥出售者，這兒有調皮變把戲的人，這兒有用女人，用小孩，用身體發育怪異的長人或短人的身體，做出許多叫人眼注意的場面。每個場合儘是滿圍了看客，有的隻身殘廢者或是老年人。他就一個人也佔一個地方，無譜的亂唱，亂舞，或是獨言裝病希圖容易得一點報答，買點窩窩頭打發一天。因爲他們知道自己技術不如人，只有這樣來惹人注意，惹人同情。

天橋每塊地方，都有沒經的灰土，沒有刮風的時候，灰土也會隨行人的腳步飛揚，籠罩了天橋的面目。

天橋是下層階級羣衆的樂園，工作完畢的時候，上這兒來逛，買點便宜貨物，吃點便宜

東西，喝點便宜開水，或是在天橋的四圍兜幾個圈子，站住在人羣擁擠的地方看一下，半天的時間是極容易打發過去的。

紳士的少爺小姐們，這兒不大發現他們的足跡。他們怕灰土的污染，怕臭氣的雜聞，怕嘈雜的侵擾，他們是不願看這賤民，這些低級的藝術，這些缺少甜蜜味的劇本。

在說大鼓書的屋子裏，人也是滿着的，台上坐着一排列圓臉的北國姑娘，面上擦得厚厚的白粉與紅色的胭脂，兩片嘴唇特別的紅。每個人把歌聲來博觀客的歡心，在台面，觀客是悠閒的，宛如世界太平無事一樣地，細細領略台上的歌聲，估計台上的面孔，到高興時，便挑一齣兩齣戲要自己認爲樂意的女人唱，這就叫做捧場。

場外大空地上，是一堆的人圍繞着，鑒賞那中間的人的技巧藝術，眼珠耳朵被那中間的表演者抓住了。到一個小節目完了，大家便有的丟個大子一哄而散，表演者便只好低頭拾起地上的錢，搖搖頭也嘆嘆氣，知道自己的命運的擦磨一生，又把希望交給下次去。

牛肉的腥味，和烤鍋貼餃的油香味，在館子門外飛騰，大鍋裏的熱水在滾，長桌上坐得是一列漢子，廿粒一餐的生活也吃得津津有味似的，感到滿足，只要能不挨餓，灰土若果可以消化也可以吃下去的。

天

一毛錢一堆貨的小攤子，大聲叫着「一毛錢一大堆」，鏡子，鎖，皮球，小玩意之類的東西滿地陳列一大攤子。

齊聚店的外面，擺出一二個病孩子的模型，遍身潰爛流膿，頭上要落盡的頭髮。是特別引人作惡的。那門前，有六個或是八個診眼疾醫耳病的人伏在桌上動也不動一下。

「奉天落子」，「河南墜子」，「北京大鼓」用紅紙黑字寫的。在每家戲院書屋門外，那戲上有唱演女角的名字，都是一些花月豔香之類字眼堆砌成的。

橋

「莫談國事」四個大字高懸在茶樓的正中注目處，茶樓上喝茶的人，只要花幾分錢，就可以打發半天，有的自己帶茶葉來，只要開水，可以隨便談些閑三野四的事，一天半天功夫是不難打發去的。

下層羣衆的集體，天橋寫出了這社會窮苦的真實面目，匍匐人生道上，流血出汗洒淚珠，是爲了生活，是爲了應付不斷抽上身來的鐵鞭，每個人，把生命漸漸支還上帝去，他不會知道自已一生是爲着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這樣生活。他承認命運，那人騎人的荒謬的語言，使他們不作聲息過下去這一生。

天橋，是北京의 焦點，這兒才是人生的正面。

打小鼓的

劉小蕙

北京的一切的確有許多的地方與別處不同。這大概是因為北京是從前的京城，皇帝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一切都要特別一點。不但是偉大精緻的花園，富麗輝煌的故宮，在別處是沒有，就是打小鼓的這一行買賣，在別處也幾乎可以說是沒有。

打小鼓的就是收舊貨的。這種名稱的由來，大約是因為他們出來做買賣的時候，手裏拿着一面小鼓。這面小鼓只比洋錢大一點。當他們知道誰家有東西賣的時候，就到那家的門口或是胡同的附近，咽，咽的敲起鼓來。打小鼓的一共分兩種：一種是打硬鼓的；一種是打軟鼓的。打硬鼓的本錢比較大，同各個古玩舖都有相當的往來，他們自己也開着小舊貨舖，專門出售他們所收集來的舊東西。他們的眼光很銳敏，口齒也很靈利。無論是那一路的貨色，那一種的東西，他們都分別得很清，貨色的行市價錢也看得很準。他們靠了一張靈敏的嘴，可以估很多的便宜；他們把你所要賣的東西，說得一錢不值，放在那兒白佔地方，有害無益。但是等到那東西到了他們的手裏，就成了「無價之寶」。不論是買進或是賣出，只要一經過他們的手，東西的價錢一定要貴上一倍。打硬鼓的專門收買珍珠寶石，金銀翡翠等的首飾，

打小鼓的

紅木紫檀的家具，以及破的書，爛的畫，他們都很歡迎的。在表面上，他們與打軟鼓的並沒有什麼分別，只是穿得比較乾淨，手臂底下挾着一個小青布包兒。頂窮的人家，他們是不去的，因為在那種地方，他們是找不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打軟鼓的正與打硬鼓的相反，他們專到窮人的家裏，小的胡同裏去收買破舊無用的東西，無論是破鞋子，破瓶子，或是破洋鐵盒子，他們都要的，他們的錢極微小，穿得也很窮苦。他們肩上挑着一個小担子，担子的兩頭放着買來的東西。因為他們的認識力比較小，所以不敢上富貴的人家去。一則怕本錢小，買不起什麼東西；二則怕自己不識貨，上了當，反叫人家笑話；三則因為大戶人家的豪奴麗僕們的架子太大，要底子錢的本事又厲害。所以這些打軟鼓的也只好在貧苦的家買一點破東西。

不論是打硬鼓打軟鼓，在許多的買賣之中，這並不算很苦的一種。在從前他們所賺的錢足夠一家的費用，賠錢的時候極少，時常還有發財的機會。是的，在十來年前，從打小鼓而發財的很多。因為從前有許多特殊階級的人們，他們享福慣了，又不知道生活的甘苦，到了現在，他們兩手既不能作工，身子又耐不了勞苦，因此已經到了非賣東西過活不可的地步。他們不知道東西的貴賤與好壞，一切都由那些管家的大爺們經手，吃了極大的虧自己還不知道。

打小鼓的却因此大佔便宜。那時的拍賣行很少，他們又捨不得把東西一起賣了，於是只好賣一件吃一件。據說有一位老太太，手裏沒有一個錢，却想起要吃冰糖葫蘆，就立刻叫人把門後頭扔在那兒好幾年的小破香爐賣給門口的一個打小鼓的。這打小鼓的買了回去，給同行一看，原來是黃金做成的。這件事聽來好像有些說得過分，但當時却常常的發生這種事。

此後政府南遷，市面愈來愈蕭條。因此打硬鼓的也已經漸漸的少了；大多是改了行，只剩下一些打軟鼓的。在空閒冷靜的胡同裏，挑着小小的担子走來走去，手裏啣着的敲着小鼓。

北京的乞丐生活

柳 絮

北京因爲是歷代建都的京城，千百年來爲各方物望所歸的集中地，無形中已成爲華北叫化子的王國了。北京因是帝王的家鄉，文物富庶，同時又是窮苦的西北出入的門戶。那些從災禍交迫下逃出來的西北貧氓，從飢饉亢旱的家鄉望北京跑來的，每年不知有若干萬人。當他們望見黃繡的宮殿時，他們便匍匐在泥沙的地上哭泣膜拜着說：「我們找到一個叫化子的壘土了，在這裏再也不會餓死了」。這些可憐無告的貧氓，他們從這樣建立了北京的寄生階級，維持着叫化丐幫的繁榮氣象。

乞丐在北京早已成爲一種古舊的職業。那些生長在叫化環境中的新老乞丐，他們一生中都沒有受教育求職業的機會，大家都死心塌地認定乞討是他們唯一的生活路徑。「硬採丐幫」是中國乞丐的正宗，北京便是該幫的發祥地。據一般老輩丐流追述該幫的起源，說某朝有個皇帝，在未發跡時也曾降身爲乞丐。後來貴爲天子，皇恩浩蕩，便特封該幫逢門可乞，逢城設廠，逢鎮設甲（註：即丐廠及丐頭是）。凡此附會傳說，全無根據。但該幫却認爲信史，藉以自重其身價。茲將調查所得的丐幫組織，生活，及街頭所見的乞丐種類列舉如下。

(一) 丐頭的權威。北京設有丐廠，全城的乞丐都歸一個大丐頭管理，手下還有許多小頭目，丐廠有很嚴密的組織，等級分得很清楚。勢力也分佈得很廣闊。不但該地的乞丐須絕對聽從丐頭的命令，就是外來的叫化子也須先備專帖拜訪，稱為「化子拜桿兒」。否則休想在街頭混得下去的。丐頭是終身的職業，生活都很優裕，死後方舉新丐頭接替。資望最老的才有被舉的資格。其餘乞丐大約以年齡定其名次。長稱老大，次稱老二老三。童丐則概稱為徒弟。丐頭對內有指揮調解之權，例如甲丐與乙丐爭執地盤，經丐頭調解後必須遵守。民家如有喜慶大事，丐頭便代表全體前往收捐。丐流如遇疾病死亡，丐頭便須設法買藥侍病。或集資收埋，或報警送官。

(二) 喜事的例捐。丐頭向民家收捐，成為通例。婚嫁壽喜事人家的帳房，見丐頭前來恭喜便給他錢，其數目約自小洋四角至一元左右。做壽每較婚事多給，因為孝子們為親祝壽，誰也不願乞丐在門前出不利之言。丐頭得錢之後，便在大門上貼上一張紙條，上書：「貴府喜事衆兄弟不得騷擾」。各乞丐見了這種字條，便好像小鬼們看見「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大紅條一樣，大家都會退避三舍的。如果喜家不肯給錢，於是便有無數的乞丐前來騷擾，各種花樣疊出，使人難堪。

(三) 稱呼與哭喊 乞丐沿得乞討，對於施主的稱謂，各不相同。例如：「大爺」，「大老爺」，「老太爺」，「太太」，「老太太」，「少爺」，「相公」，「相公娘」，「大叔」，「孀子」，「小姐」，「大奶奶」，「財主」，「財主孀」，「一官」，「老板」，「掌櫃的」，「大姑兒」，「老總」，「先生」，種種稱呼，各有一定規矩，達到那種人際用那種適當的稱呼，一看便要鑑定出來，丐幫長輩對於徒弟都悉心傳授，這也是北京乞丐的公同必修科呢。「叫街」和「坐乞」兩種乞丐，都須特別訓練如何哭泣。婦人學哭，尤須有韻有調。每見婦孺圍坐路旁，呼喊大哭，聲聲帶淚，句句動人，或是沿街哭喊，幼子相隨。把錢給她便停哭稱謝。男丐便須狂呼大喊，或是展覽他們的殘疾。凡此種種，都須訓練有素。每日這樣的活動着，得錢也不在少數。這也是「叫街」和「坐乞」兩幫的必修科。

(四) 技能的學習 乞丐須學會各種技能，例如「頂鼻」，「擲球」，「穿舌」，「舞刀」，「彈拍」等。各有專師傳授衣鉢，而且多非由丐頭教習，而是由獻技拳術中人任業餘教授之責的。其交換條件不過年納例金若干，以不妨礙他們的丐業範圍，儘可傳授。此種乞丐比較那些哭喊亂唱乞的較易得錢。乞丐所帶的用具，各有各的用法。丐徒都須先事學習，例如竹籃磁碗用以乞錢，飯袋鐵鍋用以裝菜，擻拐杖以逐狗防身，穿破襖以存錢結縷。

民家如有以完好的舊衣施給的，乞丐都拿來穿在破襖之內，藉以示人爲貧。此外各種用具如弦，胡，板，鼓，劍戟，刀耙，犬架，鼠環，羊衣，猴帽，都須各按其所學的技能，練習應用，這都是乞丐的共同選修科呢。

(五) 丐流的客店 在北京朝陽門外，天橋南邊一帶，有好幾處乞丐住宿的客店，店錢每晚一大枚，大清早就一律逐出，不許逗留。到了冬季，許多客店都增加暖氣設備，在大屋中挖了一個土池燒柴，衆乞丐圍火取暖，名爲「火房子」。光顧的全是藏龍臥虎的乞丐，其中還有專門傳授唱「蓮花落」等丐歌的。一般丐徒都利用機會正式拜師學藝。有時天寒不宜外出求乞，便由店中掌櫃熬粥一大鍋供羣丐食用，以後都須還清。店錢每日僅銅元五枚。其中男女混雜，睡時都不敢脫鞋，因爲如果脫鞋在炕下，次日便會給無鞋階級穿了去。就是衣服也都不敢脫的。據查全北京有這種火房子九處之多。這也是溫暖的江南所未會前聞的。

(六) 歌曲的傳授 丐頭所傳授給丐徒的，不但祇教他們怎樣拚命求乞，同時也要教授各種歌曲，把所有的吉利語編成歌謠雅曲，日夜練習，有腔有調。觸景生情，隨機應變。抱定「先禮而後兵」的主義。如果達到一毛不拔的經濟仁兄，丐流便改換詞鋒，狂放詠詞，使聽者自感乏趣味爲止。技將普遍的歌詞列下。

(甲) 祝福的：

「烏龜上門來，老板大發財。」

「太太給我兩個錢，太太長壽萬萬年。」

「老爺大發慈心，今年獲利千金。」

「太太施恩，抱子抱孫。」

(乙) 諷罵的：

「不給我錢，怎過今年？」

「不給財，我不來。剩下了錢買棺材！」

「你不給，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

唱歌曲時，須都發出悲惻雄壯的聲音，令人聞之憐憫，引起傷心之心，自動的願意佈施。所以做喜事的人家，達到此輩丐流光顧，誰也不願拒付而受到丐流的諷罵呢。

北京的乞丐，統稱其求乞生活爲「做街」。蓋此輩的職業門路都是在街頭巷尾也。邇來農村破產，乞丐增多。致使北京市上，郊元和大放悲聲，伍子胥改頭換面。五花八門，奇形怪狀。茲將各種乞丐做街的花樣分列如下。

(一) 排刀 這種乞丐手執長刀兩把，袒胸力排，排時頻頻運氣作沉重之「哼」聲。在廟會中或熱鬧場所尤為活躍。口中發出幽怨之聲，叫著「老爺太太」。每句必夾入「哼」聲，同時力排一刀。如此循環不已，致使胸際紅腫，隱現股血，厥狀殊為慘厲動人。

(二) 打磚 這種乞丐坐街心中用磚擊胸及背，使裸露的上身血色外呈，瘡瘡可怖。喊聲一如「排刀」者。此以上兩種規限只准坐乞，絕對不許行乞。

(三) 打磚叫街 此種乞丐在街心用磚擊胸，哀呼「老爺太太們，捨給我還瞎眼殘廢人一個錢吧！」緊接一聲悲歎聲「唉！」同時打磚一下，接着又重複叫喊。叫聲雄壯悲切，而有腔有調。打磚時作「砰拍」聲，如拍節一樣。

(四) 叫街 這種乞丐手執大柳條籬箕，哀號聲一如「打磚叫街」。因為都是老弱丐流，所以缺少打磚一事，可是因此收入也非前者之比。以上兩種祇准街中行乞，絕對不許登門討錢。

(五) 釘頭 這種乞丐口啣長尖釘數枚，手持磚頭一塊。頭頂上斜揷着一枚長釘，深約二分左右。登門不發一語，給錢便走，如延不給錢，便把磚頭自擊頭上之釘，丁丁作響，揷釘處有肉痞疽，把釘打入痞疽中，釘縫中立有鮮血迸流，悽厲可怖。見血之後，店家非多給錢

是決不肯過的。此種祇准由得巷之一面行乞，不准兩面交錯行乞。

(六) 拉破頭 此種乞丐手執鐮刀，痛飲一醉，然後登門討索。如不給錢，便用拇指食指夾住刀印，留鋒約一分左右，向頭頂一劃，皮破血流，於是乘勢倒地不起。事體擴大之後，照樣非多給不走。

(七) 數來寶 數來寶是北京丐幫中最大的出路。其中分爲三種：(甲)「敲牛膀骨」，乞丐左右各執牛膀骨一片，每端掛着銅鈴，又拴着顏色彩綢若干。敲時骨板發出「吉呱吉」的聲音，鈴聲發出「花冷冷」的聲音，然後唱着丐歌乞討。(乙)「刮竹板」，右手搖太竹板，左手搖小竹板，然後唱歌乞討。(丙)「敲飯碗」，乞丐頭戴單圈彩球花帽，手持藍磁粗花碗，數碗相碰，發出丁丁雜響聲，口唱丐歌，有的還面擦脂粉，令人作惡。其歌曲同意如下。

「那邊要了這邊要，

掌櫃的吃飯我來到。」

「掌櫃的大發財。

掌櫃的吃飯我正來。」

「噢！掌櫃的，你別生氣。

早給一個單單的去。」

「噢！掌櫃的給了個沙板錢，

不能買米和買鹽。

我叫他換換他爲了難。」

(八) 背褡子 此類乞丐背上布褡子沿門乞討。對人概稱「汰叔」「賸子」，不准呼「老爺」「太太」。如犯幫規，必受丐頭刑罰或革除。

(九) 蓮花落 丐伴兩人，身上各穿花衣，面塗脂粉，頭戴花帽。手執一支竹竿，每節挖幾個眼孔，每眼內貫着好多制錢，把五色的綢線緊緊繫着。乞討時開始表演，手舞足蹈，旋轉跳舞，如同發瘋一樣。口裏還唱着歌訣。也有缺少花衣而以便服充數的。

(十) 打玉鼓 乞丐手持長竹筒，一邊翻着皮面，用手指去彈拍，發出登登的響聲，口唱和韻而低緩的小曲。

(十一) 橋梁架子 乞丐拿一被短竹篾子頂在鼻尖上，篾端放着杯碗之類，能持久而不墮落。沿門乞錢。

(十二) 雙鑰鑽洞 乞巧手拿一支鑰鈎，在鼻岸和喉嚨間各穿一洞，把鑰鈎穿進，給鑰鈎去。

(十三) 點鳳頭 乞巧在印堂中插進一支粗針，針尖頂住一隻粗碗，一面擺動一面唱清歌曲。(以上八種祇准向店家沿門乞錢。)

(十四) 賣凍 這種都是北方乞巧利用他們無告的子女作爲牟利的活祭品。在天氣寒冷時，讓小兒赤身露體蹲坐在攤販的鍋灶中，藉以博取路人的憐惜心。此類小兒過慣了非人生活，居然也能抵禦寒威呢。此種祇准坐乞向路人求佈施。

(十五) 弄青蛇 北地苦寒，所養得活的便是一種小青蛇。蛇巧背負一竹籠，中貯幾條青蛇，沿門玩弄叫化。此類蛇巧深知蛇性，又能代人捉蛇，或售賣蛇皮蛇胆。廟會時便去捉水蛇賣給信佛的老太太放生，次日又去水邊捉回再賣。循環不已，獲利頗有可觀。

下列各種巧幫的料化方式，都是殘廢乞巧的專利品。只有他們可以享受「喊街」的權利。可是巧幫規定不准向店戶往家乞討，祇可沿街叫喊，發出嗚咽慘厲的叫聲，使過路的行人發出惻隱之心，慨然自動施捨。茲特分類如左。

(十六) 日落西 雙眼失明之瞎丐，手執棒點地而走，一面走一面叫喊。以草帽乞錢。

(十七) 摸光明 瞎丐在路上蹭着身，慢慢地移動脚步叫喊乞錢。

(十八) 獨眼龍 一眼失明的乞丐扶杖走着，冒充爲「日落西」，其實仍可以看見路徑。

(十九) 翻太歲 手足全已殘廢的乞丐，渾身鋪臥在污泥裏滾動哀號着。一路有丐伴跟隨照應一切。並代收集金錢。此種乞丐得錢最多。

(二十) 看照壁 足部殘廢的乞丐，以布料紮着膝蓋，並且包護着股部，坐在地上移動着。

(廿一) 墊木手 兩足部殘廢的乞丐，或是身患瘋癲，雙手握着小木塊，蹲在地上移動着乞錢。

(廿二) 解糧草 殘廢的女丐倒臥在一輛小木車上，另由兩乞丐前後推，哀號過市，讓路人投錢在小車中。

(廿三) 駝石頭 由男丐背負殘廢女丐，呻吟過市。

買書在廠甸

讀 記

爲什麼偏偏要從廠甸說起呢，無他，在偌大的北京市裏能够把差不多所有的舊書業者都聚合在一起，却祇有這短短的十五天的集會而已。

其實，關於閑談廠甸的文章似乎也大可不必寫了。其故約有二端：從廢曆新正上元節的廠甸停止到現在，屈指算來已是兩月有奇，過去的事情早都變做了「明日黃花」，還有甚麼意思可提！此其一也。再者，現在拿廠甸來做題目實在不大容易討好，原因很簡單，就是差不多應當說的話都早已經被知堂老人在廠甸和廠甸之二兩篇文章裏面先講去了，並且都講得那麼好，同時自己年紀究竟很輕，博聞卓見的經驗自然不行，就是對於書籍的選擇和鑑察的普通知識也還是差得遠，其陋也可知矣。舉例來講：在廠甸開始的那天——廢曆大年初一，無意中在一家冷攤上看見了一本題名叫做擬禽言的抄本（也許是稿本），下意識的拿起翻了幾頁，連其中的詩體是律是絕，是五是七都不曾注意就隨手放下——其實我也是頗喜搜集記載風主人情的書籍的。方一轉身，便看見知堂老人以大洋三角易之而去，翻來大約總是「看了中意，便即蓋上圖章，算是自己的東西了」罷。這，我並不懊喪，心中反而極覺忻愉，深深

的慶幸那薄薄幾頁的小書的得以貯入苦茶庵中的書櫃裏。老人在去年九月寫過一篇關於禽費的文章，內云「這也是我所留意考察的一件事」。今此書之歸老人，豈非「物得其所」。真的，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閒話講得太多了，經濟的窘迫也是我買書的致命阻攔，這個似乎不必細談；總之，知堂老人的「大約十元以內的書總還想設法收買，十元以上便是貴，十五元以上則是很貴了」的最低標準，我都是不敢輕易嘗試的。好像劉大杰先生在春波樓隨筆說過生平計有五恨，其一便是古書價昂，我亦常有此感。往往遇到一部好書，翻開再四，不忍釋手，及至一問價錢，也便只好悻悻去之，但，心中真是痛楚萬分的。有時和書肆主人熟識，便請他爲我留存；約以時日。於是一「背城一戰」便開始了，各處告貸求幫，當然不在話下；同時鞋子綻了，由他；襪子穿了，不買；再把八元錢一個月的包飯停止，去到切麵舖食用七分錢一餐就可以飽的餛飩。及至拖了那一函線裝由書肆贖出了時，衷心實在是不停地跳動着的。爲了這個，所以此文可以不寫，但是終於不得不寫的原因也在此處了也。

幾年來廠甸的舊書攤還不算少，他們佔據的地帶是在海王村公園西邊的南興藥街的東西兩旁便道上，南起琉璃廠中間，北迄國立師範大學，也許還要過去些。合計起來，總會有里許之長的，如果挨次仔細瀏覽，不遺一塵，那麼至少須要破費兩天的光陰，若是「走馬看花」

當然不在此例了。這些書雖多是宣武門內外的小市，東四牌樓，西單商場，東安市場，隆福寺街等處的小書肆小書攤的「化零為整」的集合。此外還有那些終日走南闔北，跑山東，下河東，搜求書籍的買人也把他們平日裏積存的殘餘書籍拿來湊趣（在這裏是常常會被我們發現珍貴的冊籍的）。——平時他們並不作門市的交易。現在稍大的書肆如琉璃廠的來薰閣，隆福寺街的緣鏡堂之類，多不到廠甸擺設浮攤了。這個對於我們這些窮讀書人是沒有多大影響的，他們都印有書目，但我們只能花費五分郵費函索一本當做菜單一類的東西翻翻「以解饑渴」，或是當做書目答問一類的東西讀讀過癮而已。當然其中會常有好書，也許恰為我所需要，但往下一閱那令人咋舌的價目，便會使你的購買熱誠立刻烟消霧散。譬如說，琉璃廠的一家書肆藏有一冊抄本的張小山小令，書目上的價目開得是二千元整，真是嚇人，也未免有些「豈有此理」。張小山的作品在元人散曲中不是最足珍貴，最有價值還是問題，這裏姑且不談，但，此書幸好尚未售出，如果有人肯買，那才是「更豈有此理」了呢。又如某書肆最近得到一部拍案驚奇初集，大阪，精圖，大約是「姑蘇原本」（？），三四十元還算值得，可是當他們拿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去的時候，別人一問價錢，開口便是「二百」，少一個子兒也不行，結果是怎樣把書抱了來的又怎樣地抱了回去，因為我們能夠讀着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的拍案驚奇就很知足了。我也曾以八角錢買過一部雷峯塔傳奇定本，在大書肆裏便非二元五角不可。北大的同學高鴻遠君曾在人間世上寫過一篇北京舊書肆，以爲「舊書今後若想發展，還須另覓途徑」，蓋「私人收藏家的越來越少」和「一般新出版家的影印舊書」都給予舊書業的打擊不少，此外，大舊書肆的價目不很公道，當然也是其營業不景氣的原因之一。可是小書肆却占了這個便宜，同時他們的購買者的範圍又並不像大舊書肆的只限於私人專門收藏家的那樣狹窄，他們擁有的購買者是許多的大中學生和普通士人。近來私人收藏家和大書教授們也多走到這條路上來了。在廠甸集會的上午，京四大街的傍晚，西單商場的黃昏，宣外小市的清晨，你常會遇到「道貌岸然」的斯文老人，或是臂上夾着皮包的教授先生佇立在書攤旁翻檢那一堆一堆的陳舊古董。

自己頗有購買舊書的偏嗜，「愛屋及烏」於是也很喜愛古舊的書肆。當你踱進一家湫隘低陋的書肆門限時，穿着土布製成的長袍寬袖舊式服裝，手裏拿着白銀的水煙袋的老主人陪陪笑容，打着呵欠迎你出來。也許那笑容是造作的，也許你會討厭那打呵欠回孔的神色，但在那種靜穆的空氣籠罩之下，四圍儘是些「滿目琳琅」的函冊，伸手從架上抽出一部經書翻翻，放下再找一套說部讀讀，看完編論文的，又尋段話詩的。真是但覺宇宙之大，也不過包

緣於這幾萬卷線裝裏面而已，便不會不使你忘了一切身邊的瑣事，而感覺到一種莫可言傳的趣味，這裏竟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名詞來說明這種趣味，姑且叫他做「詩意」罷。至如新式書店則覺市儈氣味太大，那是「不足為訓」的。最好是一面翻檢書籍，一面和書肆主人傾談，不必忌諱——當然更不必擺架子了。更無須限制題目，天南海北，蒼蠅宇宙，東拉西扯，無所不談。那麼，有意無意，間接直接，你一定會聽到不少新聞，獲得很多益處，至於多見好書，增長見識，是更不必說的了。對於書籍的內容雖然他們不一定完全明瞭，可是關於板本的真偽新陳，校勘的精緻粗劣却知之最詳，這是我們讀書人所不及的。

記得有一天晚間和一個舊書肆的掌櫃的談了起來，談到北大的教授錢賓四（穆）先生，他說錢先生怎樣從小學教員一直變做馳名全國的專門學者，又忽然拿起筆來寫了一張錢先生的住址很誠懇的勸我去訪問，他願意做介紹人。那天當我和這位掌櫃的告辭的時候已是十一點鐘多了，市場裏的攤販都早上板，出口只剩北門一處還半開着一扇，我心中滿懷忻悅「踏月歸去」。

又有一次在廣甸，那書肆的經理人告訴我周豈明先生是如何喜愛明清的小品文籍，又怎樣在廳階上用了向來不會用過的筆名寫臨女團贊；鄭西謫收集雜劇傳奇，鄭紹虞性嗜詩話，屬

衡，容庚，唐蘭諸先生則是研究金石文字的專家；還有誰有什麼著作，誰嗜酒，誰怕太太，誰走起路來是一晃一晃……當時真能使我「側耳傾聽」甚至「爲之愕然」的，這大概就是商鴻達先生所說的「橫通工夫」了。

北京的公寓

傅學淵

一 公寓與旅館的比較

提起北京的「公寓」，生活來，我想凡是在北京住過幾大學校的，大概都嘗過它的味兒？說也奇怪，凡是去座學府附近（無論大中學校）總有多少公寓林立着專為學生哥兒們住宿。這固然一方面是由於學校中宿舍舍少，學生全住不下，勢必另覓出路；其實一方面乃是公寓老闆投機，為迎合學生哥兒們怕在校受拘束的心理，所以才開設的。總而言之，脫不了上述兩種理由，以致公寓在北京形成特有活躍的營業。

公寓的性質是介乎旅館與「民房」二者之間的一種變通營業。旅館的住客好像暫來暫往的過路者，而公寓的住客却多半是永久的；旅館的房飯費按日計算且價較昂，而公寓的房飯費却是按月計算而且價較便宜的。至於民房呢，也和各地租賃房子住差不多，不過北京民房的房東是兼管差使，伺候，酒掃，及茶水的（當然也非全是這樣），這種「反客為主」的習俗，別地實在少見！但是有一樣缺點，他不管住客吃飯，於是賃居民房者，還得上大衙飯舖中解決這飲食大問題；平日固未嘗不可，但有時風雪驟雨就大感不便了。可是公寓呢，却是

二者之晉命備；這麼一來，於是住公寓的除了學生爲大多數外，甚至某種人也有住的，他，爲種種的方便故耳。這是公寓營業不衰的唯一原因。

二 公寓的三大方便——出入方便，起居方便，留人方便

除却上述之外，公寓另外還有三種方便——出入方便，起居方便，根據人都是喜動厭靜的原則看來，則有此諸便，於是學生哥兒們才可以無拘無束的過那海闊天空的生活了。先講出入方便一事——你住在校內，有學監探查，校規的約束，上課有時間，出校門也有時間，反正老那麼拚扭不能任意；但是住了公寓，可就不同了。看畢夜戲十二點鐘歸來，公寓門照樣敞開，永不能叫不開門，此方便一也。「開了房間」在某旅店一夜未回來，好在永無人稽查，此方便二也。密友拜訪，不分遲早，可以晤面，此方便三也。愛人來訪，扁門談心，決無人打攪，此方便四也。除了上課外或兼混小差事，早出晚歸，各聽其便，亦無人過問，此方便五也。交遊頗廣，門庭若市，既無需乎傳達（校中有傳達處）之勞，亦無須乎號房之報，來既不迎，去亦不送，此方便六也。

次談起居方便一事——你住在校內，一個人不能獨佔一間，多是幾位同學混在一起，所以一切行動總得顧慮大家的安全，不能恣意行事，但是住了公寓，可就不同了。例如昨夜八點

轉打完，頭昏腦悶，精神不支，於是來個一覺十二點，決無起牀對人好夢，此方便一也。看電影歸來，無興再看書，息燈納頭便睡，決無妨礙他人工作，方便二也。便盥不傾，被褥不疊，聽其自然，亦無人過問，方便三也。拉胡琴唱二簧，自己作樂，誰能干涉？方便四也。打麻雀，聽「大鼓」，爲的消遣，誰敢呵責？方便五也。白天不起牀，夜晚不睡覺，高興幹甚就幹甚麼，方便六也。

再談留人方便一事——在校內留宿朋友，按例是違背校章的，不過有些學校當局是認爲無關重要，不吹毛求疵的。然而留朋友在校內住，總顯得老大不合適似的，一樣不如在公寓內來得隨便。譬如與牌友共談牌經，滔滔辯論不休，忘記了鼓打三更，不妨同榻共眠，好在無人過問，方便一也。陪愛人看電影回來，愛人家遠，不能歸去，不妨邀來一榻，共訴幽情，方便二也。親戚來訪，無下榻處，不妨權且小住，亦無人干涉，方便三也。

反正上述諸端，都是公寓特有的方便，凡是過來人，誰都承認的。也可以說是公寓營業不衰的第二原因。

三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公寓特色之一

在公寓內又麻雀（即打牌）是官的，雖然這「國幣」有人稱打麻雀爲國幣因爲全國上下皆

嗜之)向來是懸爲厲禁的，而且不斷的也有官方來寓巡查的；但公寓內抓賭，很少犯案的。棋麼一來，公寓的牌風轉熾，學生哥兒們的玩牌就無停息了。還有一層，公寓打牌，伙計照例可得「抽頭」，老闆有時亦能分潤，所以他們時常就慫恿住客打牌；有時遇「三缺一」的局面時老闆或伙計亦得加入。久而久之，公寓伙計便視此爲副業了，牌具他們總預備的好幾副，以備不時之需。每當夕陽西下，萬家燈火，是公寓儘變爲戰場矣！嘩啦啦(洗牌聲)通屑連連，鏖戰不停，響徹戶外。

至於學生哥兒們呢，有的是閑工夫，有的是父兄滙來的錢幣，除吃喝遊逛經費玩之費外，此茫茫長夜該如何消遣呢？打牌却是消永夜寂寞之良法，於是不約而同的皆酷嗜之。雖然其中也難免有「二束身自好者，但耳濡「牌經」，目染「戰風」，一個個都會上場交戰，自己不會，相形之下，豈不見拙？試問誰有鐵石心腸，不去嘗試一下呢？起初因爲藝術不嫻熟，手法不精通，甚至牌場行語不諳悉，難免討厭它，但久之習以爲常，便厭念齊消漸漸的愛上了。且人各有好勝心，每戰未必能勝，輸錢之後，每有忿然圖報之念；或僥倖贏錢之後，又興貪婪之念，只這用念便把學生哥兒們的錢都如漏卮般的流走了。說句良心話，我對於參戰是門外漢，却是初步入門，並未登堂呢，但偏愛觀局；固然不是「隔岸觀火」之興，

何也不是「旁觀者清」之意；只覺着站在一旁默察那方城竹戰，四圍交兵的聚精會神，鈎心鬥角的情形，從中每可以臆測出不少的人情世故或者悟出一片大道理來。

試看他們口中時時唧唧着：「碰——吃——損——和——」等流行轉語，心中老是蘊藏着精妙兵法陰謀詭計，耳朵中只聽見是噤啦啦……（殺殺——）的衝鋒陷陣聲，手中更是忙迫的來調遣調度指揮戰將（紅中白板等），以一個人心思才力來總行這縱橫捭闔，鬼神莫測的局面，試問不聚精神勾心鬥角的如何能應付裕如呢？所以光這一着，我就佩服他們的五體投地。他們有的喜眉擠眼，高興的不知是啥？有的愁眉苦眼，憂慮的不知是啥？有的凝神靜氣若有所思，有的東瞧西望，絕類窺探，雖僅是個小小的場合，然而却把這五花八門的人情世事顯示出來了。每至一局結了之後，勝者笑逐顏開，心花怒放，銅子鈔票成堆的滾來，敗者則喪氣垂頭，默不一語，有非要再拼一下不可之概——不過勝負不侷，輸贏總不能一樣，於是勝者貪婪，敗者圖報，循環交戰，非至通宵達旦不止！說了半天，我最佩服他們那抱必死之決心，特必勝之意志，其沈着應付之精神，其百折不懈之勇氣。

四 歌 妓 不 知 身 世 苦， 強 承 笑 顏 賣 咽 喉——公 寓 特 色 之 二

北京人管歌妓叫做「唱大鼓兒書的」，操此業者多為一男子彈三絃引一妙齡女郎唱詞。

唱，每當夜闌燈上之後，他們便激着發燙的鼓點出來了。學生哥兒們相居公寓內，不甘寂寞，時常叫進來彈唱幾曲以爲開心，在深宵人靜之後，女郎發出悽切的歌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頗能動人愁緒！不過學生哥兒們是使她助興慰寂的，不是叫她來傷心的，所以誰顧慮她的可憐身世呢？

說也奇怪，這般歌妓們並不怎麼羞態靦腆，倒是個個打扮的花枝招展，故意撒嬌賣弄風騷，每當三絃響處，歌女便輕囀嬌喉的唱起來了，唱的多半是淫詞譎調，男女戀愛等流行小曲，唱到音調激昂時，玩弄的學生哥兒們多拍手啾笑，高呼怪叫不已。當此男女熱潮至極點時，淫褻之事態就難免發生，好在操的就是這種營業，也不以爲恥了。

五 公寓內過節——賞錢是第一件大事

中國節俗的繁多與注重是佔世界第一位的，而這古老的北京由於歷代帝王建都於此的薰染，以致官味的十足也是全國特著的。早些年四民百姓過節的鋪張都是有記載可考的。入民國以來，此等風氣好像漸漸減小，然而這文化的古城對於過節的觀念還是牢而不破的，一年一度的照樣有應時的點綴！所謂「四大節」，「八小節」大概人們仍奉行不稍違，除非經了當局特別的禁止是不能一下取消廢除的。公寓內過節，也不能例外，普通是舊曆年節，五月的端

陽節，八月的中秋節，但過節第一件大事是住客必須出「賞錢」與伙計，不論你是否願意。

按「賞」字的意義看來，好像有功才能邀賞賜，那麼「賞」至少是自動的意見，但是公寓內的「賞」幾乎是被動的，因為習慣與寓規是如此。所以在過節的頭一兩天，伙計們便笑嘻嘻的換了另一副面孔，當然伺候的也比較慇懃，手中拿着紅紙條子送到全寓的住客面前來領賞錢。賞錢起碼的一元，太少了顯得寒酸不修派兒，有失咱們公子哥兒的身分。賞錢按理是伙計獨享的，但老闆竟也可以從中分潤，說不定他們之間另有一種秘密規定？

這賞錢你硬不出也成，但可受不了老闆的奚落與伙計的白眼！人情原是建築在金錢上，你多賞幾元，喚伙計時總可應聲而至服從你，顯得比平時格外勤慎點；但假如你賞時或少賞幾角，那可糟了！你叫伙計時，他可以故意裝聽不見，有時明明看見他過來叫他一聲，他可以回你說有事顾不上！你說多可氣！

賞錢發出之後，馬上公寓的小照壁上便貼了一條：「某屋某先生賞大洋幾元」，老闆很勢利，他可以故意把賞錢多的先生名字貼在了極高處櫃檯前面，好像學校中張榜名列甲等，賞錢少的他當然落在後尾了，自己看了無形中是種莫大的恥辱！老闆用得是「激將法」，你既然一羞，下次一定多寫幾元，那比什麼也靈驗，你說是不是？

不過伙計也真是次生的賤骨頭！拿錢想買的人死心塌地的悅服你，本來不容易！也倒不必一定怪伙計勢利。自己的賞錢只不過贏得照壁上高標出了姓氏，連名字都標不出來，說來可憐！可是開的早飯總比往常豐富點。

我的公寓生活

鐘 斌

在許多描寫舊京生活的作品裏常提到公寓。也許是由於那種出人的幽默，我特別記得老舍先生的趙子曰。不過是我親自在公寓裏住過一陣之後才明白爲什麼牠在作品中占這樣一個重要的地位。

在這種公寓裏，花上三塊至五塊錢一月，你就可以租下一間除安設一床，一桌，一椅，一個書架之外，尚有轉身餘地的屋子。北方的房屋有牠的特色，四壁和頂棚大都是用白紙糊的，地是磚地，這自然不如上海的許多亞巴德考究，但對於一個普通學生，在供求兩方都算合適了。運氣好的話，你可以租到一間北房，冬日一天有大半天屋子裏充滿了陽光。晚上你有一盞三十支光的電燈。在這屋子裏你可以讀書，寫作，睡覺或約朋友談天。同住的十之八九是學生。彼此却很少發生關係，因此受不到什麼打擾。沒有胡琴和麻將的聲音；又因爲公寓大都臨着僻小的胡同，汽車根本就不會走進來。唯一打破這沉靜的是小販的叫賣。當和暖的季節，在外面跑的時候多；冬天爲了捨不得離開爐火，常躲在屋裏，於是從早到晚可以聽到種種不同的市聲。這種市聲是這古城的一部。牠和這整個的景圖十分調和。牠本身就是一

種美，襪都無數種美之一。早晨初升起的太陽帶來第一種聲音是「烤白薯……趁熱和。」這種聲音告訴你說外面的天氣是和爐中的白薯一樣暖和，讓你快快起來。上過幾課回來，太陽當頂了，於是那直叫進院子裏來的賣燻雞的引起了你的食慾。冬天是日短的，五點鐘天已昏下來了，這時手挽着紅漆盤盤的老頭兒照例跨進了公寓的門。一聲冰糖葫蘆讓你覺得在工作了二三小時之後，是該歇一下，吃點甜甜的東西了。晚飯過後不久，這時你可以聽到在這些市聲中最好聽的「賽梨蘿蔔……蘿蔔歐……」，清脆而響亮地打入紙窗來。聽着聲音你就會想到那電石燈下放着的一個個青皮紅心蘿蔔，味道決不會壞。倘然桌上有着幾個零銅子或一張二十枚的破票兒，你一定會跑出去買一個來，坐在藤椅上，對着爐子慢慢地吃；一面把皮剝着放在爐邊烘着，爲這屋子增加一份水氣。吃完蘿蔔，再做「一點鐘事情，街上打過二更，這時天大概更冷了，風吹得窗紙震震欲裂，你忙忙收拾一下，躲向被中，再看一點書，或簡直熄了燈，閉住眼想這一天的經歷，這一年的經歷，多少使你歡欣或惆悵的往事正一幕幕在你心頭映出，於是慢慢地不自覺地，你聽到由遠而近的「硬麵……硬麵……」的聲音，悠長而顫動。你腦裏立刻顯出一幅圖畫：在寒風中，在深夜裏，獨自兒提着盞諸葛燈，獨着身子背起一個大籐籃，裏面放着一個個紅糖饅饅，一面踏着沉重的步子，一面用一隻手護住耳朵叫

喚。想着你似乎覺得那籬篁裏不是盛的僻僻，那籬篁不是籬篁，猶祇是一付人生的重擔，裏面滿裝着憂患，你感到一份淒涼，窗外的冷氣直打入心底。到底接着來了一聲「熱豆腐……開鍋囉……」，驅走這寒冷，送你入溫暖的夢中。

我初進大學時因為宿舍沒有空才在公寓裏住了半年。後來宿舍有空了，我幾乎不再想搬進去。我住的公寓掌櫃一家五口人；內掌櫃是個壯健的北方女人，專管替客入洗衣服；不但洗得很乾淨，並且知道不用客人囑咐就把樓後跟的破洞補好，把快掉了的紐子繫上。掌櫃的姪兒是這裏唯一的夥計，管服侍客人，打臉水，沖茶，接待來客和買東西，自然買東西不免要賺兩個，但並沒有就賺到使人生氣的地步。掌櫃有個七八歲的女兒，她在這公寓裏也一樣有用。她正進平民學校讀書，認得兩個字，於是公寓裏客人的信件就都由她來送。有時你身邊缺少用度，飯賬已經來催過幾次，正獨自兒坐在房裏盤算；聽得有人輕輕地打門，門開了，探進一個拖着兩根小辮子的圓臉，「X先生，你的信。」小小的手送上一封家裏來的掛號信。於是你一高興，必得從桌上或抽屜角找出幾個最後的銅子來給她買花生米吃。你從她那裏得到微微的一個笑，一聲清脆，道地的「謝謝你。」至於掌櫃自己原是一家之主，實際上倒頗清閒。除非他姪兒忙不過來時從中掙個手兒，大部時間却是在堂屋裏一坐，吊着旱煙

袋，喝三天放一包的香片茶，和客人談談七老八十的古記兒。

這麼一家人各自盡着他的本份，老老實實地生活，老老實實地待着每一個客人；使每一個客人感到方便，覺得住在那裏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了。

半年後我到底離開了這地方搬進不要錢的宿舍。但每當我走過門口，只要有人看見，總少不了一聲「X先生，您好啊！」的問候。

北京早晨的調嗓子

陳 辟 選

在北京念了幾年書，別的東西一點沒有學上，僅養成了一個起早的習慣。以先，爲的是夜裏很幽靜，總利用牠來讀點書，或寫點文章，直到曉上一二句鐘才上床睡覺。但，我到北京後，不是這樣了，我情願捨棄正好讀書和寫作的幽靜的夜，而去早睡覺，打算第二天早上早些起來。爲了我發現到了北京的早晨，有種特殊的可愛風味！不來欣賞她，覺得有點辜負牠似的。

北京的早晨與其他城市不同的，便是一種調嗓子的聲音瀰漫全城。我們大家都知道，北京是京劇的發源地。北京的劇餘林立，和北京人的喜歡聽京劇以至學唱京劇，因環境的關係，也是必然的趨勢；可是，不論以唱京劇爲業的伶人也好，和想學唱幾句京戲的公子哥兒們也好，據說，必先調好嗓子，而後才可以學辭句，并且調嗓子，非要在每天的早晨練習不可。所以北京的早晨，到處可以聽見喊叫的或唱戲的聲音，不是沒有緣因的。

每當血紅般的太陽從東方爬上來的時候，便有許多人散佈在各處廣場上，臉對着牆壁，伸長頸，大聲地喊着：有粗獷而大聲的太花臉的聲；有高而細尖的青衣聲；有中平而爽亮的老

生聲；也有兇野的大聲在笑，悲哀的尖聲的在哭；還有在唱武家坡，或楊延輝等等的戲，他們老是重覆的一次次在喊，直喊到自以為覺得滿意點的時候才稍息一下；他們也重覆的在唱，就是唱到那一句以為不好的時候，馬上地又重覆的唱。唱的時候的臉雖然都是朝青塔壁，可是有的手和脚也如真在做醜樣的動。早晨的調嗓子的人：有男的，有女的，也有很小的小孩和少女，以及有鬍鬚花白的老年人。不過女的，和小孩，大都有個人同在身旁的。

有了人調嗓子的緣因，倒把一個很幽靜而新鮮的早晨，反變成了一個雖嘈雜但仍保持清新的晨間。我常常這樣想：北京城，以一個耳順的老年人來譬喻她，是再適當也不過的；老年人的特性是悠靜，持重，那麼北京城也是這樣！自己覺得在中國所走的城市，也不能算少了；但以我所到過的城市中，誰也沒有北京這樣悠靜！雖然她裏面的一切設施，並沒有與其他的都市毫沒半點差異，及她的早晨反較為熱鬧。

我覺得聽早晨的調嗓子，要比上劇院裏去聽戲還好，為的在它這兒可以窺見一點唱戲的真切，戲一到上台去唱的時候，它的目的便是成了給人們欣賞，還要得到報酬的玩意兒，在這給人們欣賞和要報酬的場合，非要唱得使人們滿意不可，而虛偽的成份，也就十足的顯露出來了！雖然他的表情是那麼的親切，并博得衆人喝彩！早晨的調嗓子可不是這樣，他調的時

候，不是在台上，沒有人在欣賞他的藝術，以及不得已的裝了虛僞去得報酬，當然，他是自由的可以隨便點，唱完一段戲，可以再來一次，一段戲裏面的一句唱得自以為不好的時候，也可以重覆的再來這麼幾次，在這自由的隨便裏，重覆的再唱裏，便表顯出他的唱戲的真切來！有時反而唱得比在戲院唱的名伶好。

我的所以喜歡聽早晨的調子，以致成了一個能起早的習慣，它的原因就是以上的一點。

北 京 傳 說

卅 羊

白 塔 寺 白 塔

白塔寺在阜城門內，相傳遼代因為西方屬金，所以造一個白塔來鎮壓，但據廟中的喇嘛說：「塔下是個海眼，有神人在海眼上蓋了個大鐵鍋，鍋上再造一塔鎮住海眼，否則，全城就會變成澤國」，又說「有一個時期白塔忽然裂開，海眼中的水往上直冒，全城的老百姓都嚇壞了，但是又沒有法子把塔合上，這時忽然有個背負鐵鍋的老人出現在廟前，嘴裏嚷着「鍋大傢伙！」人們以為他是鑼碗的，便拿些破碗給他鍋，不料他竟嫌小，人們便又換了口破缸給他，但他仍是嫌小，於是就有人譏笑着對他說「白塔裂了，你為何不去鍋上？」老人竟點頭自去，當晚，鄰近的人們都聽見塔上有叮叮之聲，天明看那塔時，竟已變成整個的了，裂縫的地方，有大鐵鍋數枚，塔身周圍還圍上了三道大鐵箍，現在雖然鐵鍋已沒有了，而那鐵箍却仍存在，那老人便是魯班的化身，所以能把白塔鍋上 云云。

鐵 佛 寺 古 井

阜成門內還有一座鐵佛寺，寺中大殿內有鐵佛，鐵佛蓮座下有古井，井中有大鐵鏈一條，

相傳大禹治水時，鑿了一個水怪在井中，其後不時興波作浪，乃有「高僧」用符籙貼在井上，並且鑄了個鐵佛坐在上面。到了清光緒年間，有無賴數人相約下井探險，希冀搜得珍寶，第一步便是拽那條鐵鏈，豈知由晨至午，拽了半日，還沒有拽盡，大殿上已堆滿了鐵鏈，這時井中忽起水聲，霎那間水已湧出井外，於是諸無賴大懼，趕緊把鐵鏈再放下井去，水也立刻就退回去，從此以後，便無人敢再拽那鐵鏈了。

御河橋前石獅

北京 天安門前有一條御河橋，橋前有兩隻石獅，右邊一隻石獅，左腋下面有一個寸把深的洞，相傳是明末大將李國禎追李闖至此，李闖躲在石獅身後，李國禎性急如火，舉槍猛刺，不料却刺在石獅腋下，李闖因此得免於難，而不幸的石獅，身上便從此多了個大窟窿。

西安門上鐵箭

西安門上的匾額左邊，插着一枝鐵箭，相傳是李闖攻破京城，率領大軍入禁城時，對着承天門射了一箭，表示他得到了最後勝利，不料箭却斜刺飛去，中在西安門的匾左，北京人說起此事，便認爲是李闖不能「正統江山」的預兆，如今那枝箭還押在原處，箭尾的羽毛已是一根不剩，只餘鐵質的尖桿一枝了。

雙塔寺雙塔

西長安街道旁有兩座磚塔，一高九級，一高七級，據傳說是金代修雙塔寺時所立，後來因為年代漸久，廟中建築逐漸傾毀，只剩了兩座塔還存在，從前年頭太平時，兩座塔是晝分夜合的，若是在天還沒亮時跑到塔前去看，便可看見雙塔漸漸分離的奇景，後來中華民國成立，在西長安街的東頭上開了一座新華門，因之地氣完全被損，北京人俗稱「破風水」者是也，而雙塔便從此離而不合了。

鐘樓銅鐘

地安門外，鼓樓之北，有一座高大的鐘樓，相傳樓內的大鐘本是鐵質的，後來因為鐘聲尖銳，不甚壯聞，於是改鑄銅鐘，但鑄了一年多還沒有成功，當時監督鑄鐘的人有一個女兒，據說她是爲了「懼父獲咎」，便投身於那熊熊火光的鍊爐中，因此鐘竟得以鑄成，不過此後每逢風雨之夕，那鐘聲就會顯得異常淒涼，那便是爲了鐘的靈魂就是他的靈魂了，後來這後孝聞，傳到了皇上的耳中，便下詔赦封她爲金爐聖母，並在當時鑄鐘的地方，爲她建了一座廟，那便是鼓樓西邊的那座「鐘娘娘」廟了。

紫雲寺關公像

北 京 傳 說

廣安門外有崇興寺，大殿上供關公像，奇怪的是那像是白面孔的，而且穿的不是綠袍而是黃袍，據傳原來所供的本是魏忠賢，這座崇興寺本是他的生祠，後來到明末魏忠賢被處極刑，皇上且下詔毀滅他的生祠，於是地方官就循當地人民所請，把那神像的面孔用紅色塗了，加上三柳長髯，改成了個臨時關公，後來清兵入關，又燬於火，康熙復重修，方改廟名爲崇興寺，而那關公像也就又改爲白面孔的了。

金甲土地廟土地

金甲土地廟在阜成門內，廟不大，而神像也只有二尺多高，不過北京其他的土地都是萬巾藍袍，老熊龍鍾，惟獨這裏的土地却是金盔甲，凶眉橫眼，據說這位土地爺是明代的一個看衛兵，終日醞酒鬧事，號稱醉王，崇禎末，李闖犯京城，醉王立誓親手殺賊，後來城破之日，醉王果然全身甲冑，迎戰李闖於街頭，不幸爲亂軍所殺，清兵入關，順治皇帝嘉其忠，敕建此廟，而封醉王爲金甲土地，此其所以怪模樣的由來也。

白雲觀石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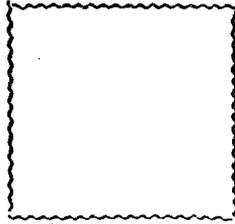
西便門外，白雲觀中，窩風橋上，有一隻石猴的猿猴，相傳石猴能避風，能治一切傷風，驚風，風寒等病，所以到這裏來的人，都要把這猿猴撫摸一下，年歲久了，這石猴周身也被

摸得發了光，而且滑膩得如同脂油，漸成玉猴了，而治好的病人，據說還真不少呢！

東 嶽 廟 銅 驢

朝陽門外東嶽廟，有一隻銅驢，據說摸牠何處，就可治好何處的病，如眼如腿，奇效如神，所以那隻銅驢也被摸得周身放光；和白雲觀的石猴可以互相媲美了！銅驢旁有磁馬，據說也能治病，但是摸牠的人不如摸銅驢的多。

康德九年九月廿五日印刷
康德九年十月二十日發行



版 權 所 有

北 京 城

(每册定價壹圓貳角)

編輯人 李 重 光
新京大馬路一六九ノ二

發行人 唐 則 堯
新京大馬路一六九ノ二

印刷人 朱 秉 政
新京市日田町七ノ四

發行所 開明圖書公司
新京市大馬路一六九ノ二

電話 二・二七七四番
振替 新京四九〇五番

全國各地書店均有代售

新 京 協 隆 印 刷 所 印



21



Y 4,20